

# 迎戰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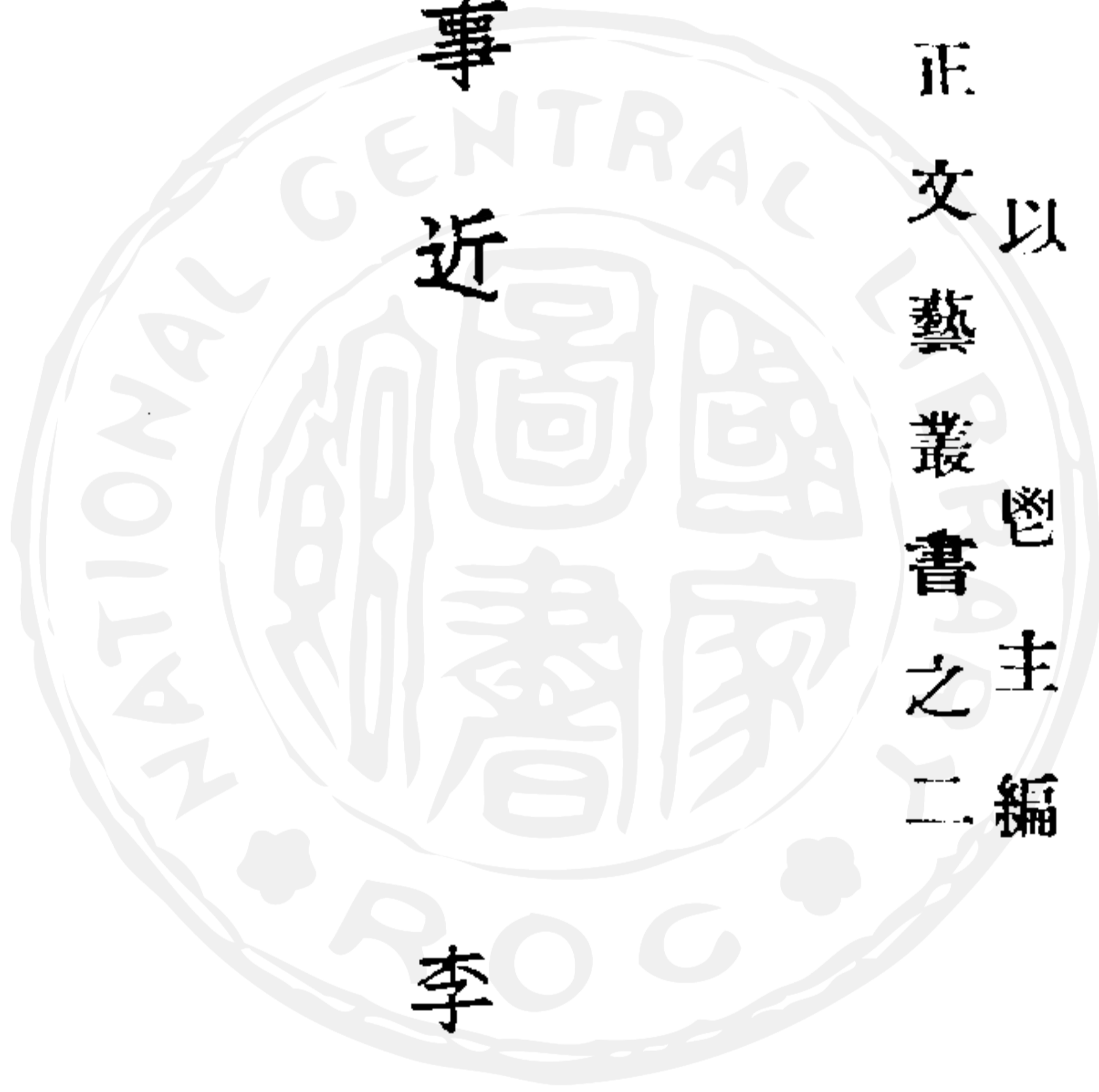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二

好事近

李健吾

· 懷正文化社 ·







# 好事近

四幕喜劇

——根據包馬曬的「費嘉洛的婚姻」。

莫里哀去世了一世紀，喜劇在法蘭西幾乎中斷了一世紀，直到包馬曬的「理髮師」出世，香烟算是有了著落。然而使包馬曬不朽的，乃是他的第二齣「費嘉洛的婚姻」，一齣揚起革命火焰的諷刺喜劇，針對大革命前夕的勢將崩潰的貴族社會。吳天兄要我爲他改編這齣戲，我覺得非常困難，因爲初夜權——貴族享受奴僕的新婚妻的特權——這個重要的反對的目標就不得不由於風俗的異同而抽掉。同時還有審判，那簡直是難於移動最後，抵不過吳天兄的殷切的情意，我在原文泡了一晝夜，算是泡出了



國家圖書館



002572986

這個不成形的東西。爲了中國人的接觸的方便，即使僅僅爲了容易瞭解那聰明活潑的包馬曬，我希望我沒有過分損害他的真實的面目。然而我的歉意，真也沒有語言可以表達。

改編者附誌。



人物：

朱學詩 二十六歲，一位富有的青年。

朱楊芝蘭 二十二歲，他的太太。

唐明 二十四歲，他們的男僕。

芸香 十八歲，陪房丫環，唐明的未婚妻。

劉媽 四十歲，陪房娘姨。

老王 五十歲，園丁。

小翠 十四歲，園丁的女兒。

袁述文 十五歲，朱學詩的表弟。

方紹華 四十五歲，中醫。

常五爺 三十五歲，賬房先生。

朱問道 七十歲，族長。



4

朱清心 五十歲，管事。

董 貴 三十五歲，汽車夫。

男女僕人

地點：

上海。

時間：

現代。





## 第一幕

一間空屋，當中僅僅一座高背大沙發，左右各有一個小門。唐明拿着一管尺在量地板。

唐 ……五尺，六尺……十二尺……十七尺。（站起）好啦，再看看寬。（蹲下去測量）一尺……六尺……十尺……

〔芸香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右門出現。唐正好快要量到她的腳旁。〕

芸香 看呀，唐明！

唐 （仰起頭）是你呀！我就說誰的小腳鴨兒有這麼香哪！

5  
芸香 你看我呀，明！

唐（站起來，打量她）我的好美人兒！你要把我美死了！全上海別想找得出你這樣美的小姑娘，你頭裏那朵小紅花……你要把我心癢死了！我看，回頭我對少爺說一聲，咱們小兩口子提早一天拜天地，就作爲今天好了。

芸香（嬌笑）你這人呀！說起話來總是一大串兒，甜甜的，就像一串兒糖葫蘆……你拿着尺在幹什麼？

唐 少爺送給我們的那張漂亮大牀，我在研究怎麼擺合適。

芸香 就在這間屋子？

唐 少爺拿這間屋子給我們做新房。

芸香 我可不要。

唐 爲什麼？

芸香 我就是不要麼。

唐 你倒說個理兒呀！

芸香 我不喜歡這間屋子。

唐 可也得有個緣故呀！

芸香 可是我不想說，你把我怎麼着？

唐 怎麼着！哎呀呀！我能夠把你怎麼着？

芸香 一個人一個理，我要是說個理兒，憑你那張嘴，就會把我說成了沒有理兒。所以呀，我偏不說。（往前走了幾步，走過唐，然後回轉身子問他）你倒說，你聽不聽我支使你？

唐 你這孩子也就怪了，二樓就數這間屋子便當，偏偏你就不喜歡。（指右門）這個門通到少奶奶的臥室，晚上少奶奶只要一擻鈴，得朗朗！兩步你就到了她那邊。（指左門）這個門通到少爺的書房，少爺想要點兒東西，好極啦，他只要一擻鈴，刷的一下子，跳三跳，我就到了少爺跟前。

芸香 可不是！好極啦！少爺早上只要一擻鈴，派你到什麼遠地方去辦什麼東



西，刷的一下子，他兩步到了房門口，跳三跳，就到了我跟前……

唐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芸香 你安安靜靜地聽我講。

唐 你搗的什麼鬼？

芸香 搗鬼的是咱們少爺。少爺近來玩兒外頭女人玩兒膩了，野花沒有家花香，眼睛直往家裏眊，不是眊少奶奶，那你就想錯了，是呀，你聽我講，是眊你的小心肝兒寶貝——我！所以呀，他挑一間方便的屋子做新房，免得礙他的事。常五爺，你那位忠心的好朋友，那位閒着沒有事幹的賬房先生，天天拿少爺這點子意思傳給我。

唐 常五爺！好小子！我要是不揍你一頓，揍你一個皮破血流呀……

芸香 少奶奶送了我一份嫁妝，少爺又送了我一份嫁妝，比少奶奶的還講究，你倒說說看，難道他是爲了你那個漂亮臉子？

唐 我以為少爺要報答我那年救他的恩情，旅館半夜着了火，他睡的死實，是我不顧死活把他朦裏朦怔地抱到外頭……

芸香 嗜！聰明人糊塗起來呀……

唐 對！比什麼人全糊塗！

芸香 背呀比什麼人全硬！

唐 你這話怎麼講？

芸香 （笑）好當忘八呀！

唐 小東西！你倒有心笑我，（思索）怪不得少爺到天津去當局長，要我成了親，帶你一道兒上路，原來他存的是這個心呀……

芸香 你明白就好。

唐 好罷，人要臉，樹要皮，看他是上頭人，只要他不太難堪，我暫且先不戳穿他。

〔右邊傳出電鈴的響聲。〕

芸香 太太起來啦。我去啦。明，想着我告訴你的話。

唐 香我一下子。

芸香 等着罷！我今天香了我的情人兒，明天我男人知道了怎麼辦？

唐 那我來香你。

芸香 〔逃開，在沙發後邊〕你這人就是這樣討厭，白天到晚响，沒有一個完。

唐 〔意在言外〕這樣就不討厭了罷，晚响到白天？

〔電鈴又響了。〕

芸香 〔溜向左門，翩然回身〕那就越發兒討厭了。

唐 〔追她〕我把你這鬼靈精呀……

〔芸香一幌身，跑出去了。〕



〔劉媽陪着方紹華醫生由右門進來。劉媽雖說徐娘半老，自以為風韻猶存，直往年輕打扮。〕

劉媽（站在門口，向何指說）少爺要拿這間屋子給他們做新房……  
何 哼！

唐（扭回身，發見他們）嗟！是您何大夫呀！這下子可好啦！我就說我大喜的日子到了，缺了您何大夫，像個什麼話呀！您是什麼風兒吹來的？不是爲了看我跟芸香成親來的？

何（不入眼）爲了你跟芸香成親？真會做夢！

唐 您也真是的！說句面子話都不肯？

何 面子話？就衝你？

唐（向劉媽）何大夫記我的仇。去年我給何大夫送診費，少爺給了我十萬，讓我七折八扣，落到何大夫手裏頭也就是五六萬……

何 你倒有臉說！

唐 這算得了什麼！我又不是做賊！七折八扣，還算好的！少爺幫人做生意，跟我差不離。這叫做佣金！（走遠些）誰叫我那年發瘦子，你給我看成了出痧子？（向劉媽）你還在生我的氣？算了罷，這年頭兒，米都六七萬了，你還生什麼氣呀！

〔他跑了。〕

何 （又好氣，又好笑）這小子永遠是一付賊相！就欠巡警逮了他去，剝他的皮！你看罷，這小子得不了好死……

劉媽 這兒沒有人，正好說話。我這兒天天巴着你來，可你老人家呀，慢騰騰的，一點兒也不擺在心上！

何 你這人說話總是這樣，酸溜溜的，你就不想想，我一天有多少病人，門診呀，出診呀，急診呀……



劉媽 算了罷。我全記得。一個病人也不病人。好容易前門來了一個病人，你趕快就打後門溜，在河邊兒幌蕩上半個鐘頭，再打前門回來，裝做看病剛回來。這就是你的門診，出診，急診……

何 (放下臉) 我不記得。你要是叫我就爲這個……

劉媽 不，不。好大夫，有正經事。

何 少爺生病啦？

劉媽 沒有。

何 少奶奶生病啦？

劉媽 我們大小姐呀，病倒沒有生，心裏只是不暢快……

何 什麼緣故？

劉媽 還不是爲了少爺！

何 (放低聲音) 少爺怎麼的？



劉媽 少爺呀，管太太管得緊，管自個兒呀管得鬆。

何 在家裏喫醋……在外頭荒唐……不足爲奇！

劉媽 在外頭倒也罷了……他要少奶奶把芸香賞給唐明做老婆……

何 便宜了唐明這小子！

劉媽 便宜大發了，少爺要到天津去，想帶芸香走，怕少奶奶不答應，這才想

出這麼一個計策……一方面又叫常五爺……

何 還有常五爺……

劉媽 少爺自個兒不好開口，叫常五爺先對芸香講明白……

何 芸香答應啦？

劉媽 這賊丫頭早就看上了唐明，少爺那方面怕不就那麼容易……常五爺這人

呀，說起來也真煩得死人，一直追着我……

何 我要是你呀，老早就把他打發掉了。

劉媽 有什麼法子？

何 你嫁給他不就截啦。

劉媽 好啊！你有嘴說人家，你怎麼不教我這樣打發掉你？難道你不應當？我那時候在你家當丫頭，才不過十五歲，你直拿話哄我……你倒想想看？（要哭）可憐我的小虎兒，也不知道那兒去了，要不然呀，我會放得過你？我會在這兒當娘姨？我老早就做了何太太了！

何 （想走）你把我請到這兒，就爲聽你瞎扯蛋呀！我可沒有那大工夫……

劉媽 不說好了，我也不是有心要說這個。你不肯娶我，我又沒有孩子逼着你娶我，可是，幫我一個忙兒，叫我嫁給另一個人，這你總該可以了。

何 應當効勞。你說好了。不過，那兒鑽出這個小滑頭……？

劉媽 人好，心情兒好，長得也好……我說的是唐明。

何 這個壞蛋？



劉媽 有說有笑，一天快活到晚，天不怕，地不怕，什麼也不攔在心上……

何 活活兒一個小人。

劉媽 君子人。

何 他的芸香又怎麼着？

劉媽 我不怕，他從前答應下我的，只要你肯幫我忙，叫他不翻悔，芸香再有

心眼兒也搶不了我的！

何 他明天不是就要成親？

劉媽 那呀白搭！只要我講出來點兒秘密呀，哼！……

何 你說這話，沒有把我算在裏頭？

劉媽 得啦，你就別老担心思啦，你得幫我想想正經。做一個女人，多好看，

多能幹，全沒有多大用處，頂要緊的是，得讓人敬重。嫁了人的女人頂頂受人敬重。我告訴人家，我男人死人有十年了，我打年輕輕就守寡，人家就分



外敬重我。可是，人家要是知道我生過私孩子，一直就沒有嫁過人呀，那就成了兩回事了。拿芸香來說，少爺又年輕，又有錢，又有勢，又漂亮，有什麼不好依的？還不是因為怕人家知道了說她閒話，怕人家奚落，怕過後兒不好做人？

何 你說這一大套兒話，是什麼用意？

劉媽 這你還不明白？芸香要是不依少爺，她就別妄想嫁得成唐明；少爺生了氣，要出他那口子怨氣，一定站到我這邊兒，做成我的好事。

何 妙呀！這下子唐明就得娶你，二十三四的小夥子，娶你這個四十歲的老娘兒們。

劉媽 沒有的話，我也就是三十來歲。

何 你倒算算看，你十五歲那年到我家，你十六歲給我生……

劉媽 你倒不說你自個兒，五十開外了……

何 我！五十開外！

劉媽 那我就四十？

何 咱兩個人倒先別吵，他娶你，我完全贊成！這小子，我巴不得他天天兒喫苦頭兒！

劉媽 喫甜頭兒！大夫，喫甜頭兒！

〔芸香由左門進來，臂上搭着一條白被單，另一隻手拿着一件女衣和一條紫紅緞帶。〕

芸香 喫甜頭兒！誰喫誰的甜頭兒？莫非是笑話我？

劉媽 （尖酸）不敢！唐明是你的！是你一個人的！沒有人要你的！

何 （笑）女人一生氣，說起話來，總是顛三倒四的！（向芸香）我們正在說唐明有福氣，娶你這麼一個好姑娘。

劉媽 有福氣的不止唐明，還有我們少爺。不過沒有人明着講就是了。

芸香 (一鞠躬) 謝謝您大嬸兒，話到了您嘴，香的也變成臭的。

劉媽 (模倣) 謝謝您大姐；話到了您嘴，臭的也變成香的。

芸香 你可真會學人說話！

劉媽 我學人說話？

芸香 難道是母雞叫喚？

劉媽 母雞？

芸香 不是母雞，就是母鴨子，地上待不成，水裏還好待。

劉媽 你罵我？

芸香 不敢！

劉媽 你倒想！

芸香 那是不想！

劉媽 就憑你這個扮相兒呀……



芸香 我那兒有您俊呀？我都八九十了……

劉媽 你說誰八九十？

芸香 說我自個兒！

劉媽 （向何）聽聽這臭丫頭看！

何 （揪她走開）好啦！（向芸香）好芸香，明天看你做新娘子！

劉媽 少爺的新娘子！

芸香 （一鞠躬）謝謝你大嬸兒抬舉！

劉媽 （模倣）勾搭了一個又勾搭一個……

芸香 （一鞠躬）說您自個兒！

劉媽 （模倣）我可沒有您那本事！

芸香 （一鞠躬）本事不及您！

劉媽 （模倣）我沒有您那厚臉皮！

芸香（一鞠躬）您有您那把子年紀！

劉媽（惱怒）年紀又怎麼您啦？

何（一鞠躬）老奶奶，小孫女兒這兒給您行禮！

劉媽（大怒）老奶奶！老奶奶！

何（拖她走）外頭走！別打吵少奶奶！

劉媽（在門邊）就憑你丫頭這張嘴呀！……

〔何把她由右門拉出。〕

芸香（把被單扔向沙發）也不照照鏡子看！（把女衣扔向沙發扶手）也不嫌

害臊，老寡婦！（坐下，揉着紫紅緞帶）也不過比我早伺候了幾年大小姐，

就這麼神氣！（攤平緞帶）我來幹什麼，我簡直想不起來了。

〔袁述文由右門奔入。〕

袁 哎！芸香，我找了你們兩個鐘頭！

芸香（站起）表少爺坐。

袁（嘆息）你要出嫁了，我要走了。

芸香 怎麼，我出嫁倒把表少爺趕走了？

袁（可憐相）芸香，他要我走。

芸香（模擬）表少爺，你一定幹了什麼錯事？

袁 那天天快黑的時候，我在你表妹小翠那兒，我教她唱一個小歌兒，我們打算在明天湊熱鬧，唱給你們大家聽的，他就來了，看見我先在，他大發脾氣，攆我道：「滾！小……」他罵我罵得死難聽的：「滾！明天就給我回鄉下去。」要是我表嫂不在中間幫我說一句好話，芸香，這是一定的了，我也看不見你了。

芸香 看不見我！我？文章做到我身上啦！你私下裏唉聲嘆氣的，不是爲了少奶奶，又是爲了誰？



袁 芸香，你不知道，表嫂好是好極了，美是美極了，就是一樣，怪讓人怕的。

芸香 因爲我好欺負，所以就敢拿我開刀……

袁 你呀，你明明知道我不敢，故意說這個話給我聽。天下沒有比你再快活的人了！時時刻刻看見她，時時刻刻同她說話，早晌幫她穿衣裳，晚晌幫她脫衣裳……我巴不得……你手裏拿的是什麼？

芸香 （嘲弄）嘻！美極了的表嫂的有福氣的紮頭帶子。

袁 （迅疾）紮頭帶子！好人，給我！

芸香 （收回）才不給你！好人！話講得好親熱！不看你是個奶孩子呀！（袁搶去緞帶）哎！帶子！

袁 （逃向沙發背後）你就說牠不見了，髒了，丟了，你隨便說好了。

芸香 （追逐）我敢說呀，再有三四年，你一定是世上頂壞的小壞蛋……還我

帶子？

袁 別追我！芸香，給我好了。（由衣袋取出一張歌譜）我拿這個跟你調換……我新學的一個歌兒……我一想到表嫂，我就難受……只有你還給我一絲光明……我還有點兒開心……

芸香（奪過歌譜）開心！開心你的魂！你當我是你的小翠呀！人家在她那兒撞見你，你直想人家太太，這都不算，你還把我牽扯到裏頭……

袁（興奮）真的！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這些日子就覺得心跳，一看見女人心就跳……什麼愛呀，情呀，我一聽到就發抖，我真想對誰講：我愛你！可是，我沒有人好講，我就一個人在花園對我自個兒講，我對樹講，我對雲彩講，我對沒有影子的風講，我想對你講，我想對我表嫂講。——那天，我碰見劉媽……

芸香（笑）哈哈哈哈哈……



袁 有什麼好笑的？劉媽也是女人……女人！這兩個字多好聽呀！女人！多惹人喜歡呀！

芸香 這孩子要瘋！

袁 小翠比你好，她聽我說話，你就不！

芸香 好！讓我也聽聽表少爺說話！

〔她想奪回緞帶。〕

袁 （逃避）沒有那麼便當！這是我的性命根子，你要奪回去呀，你就是要我的命！（忽然）你要是不滿意，我貼你幾個這個。（做吻勢）讓我好好兒香你幾下子！

芸香 （逃避）你敢走近，我就打你！我去對你表嫂講，對了，我不單不替你講情，我呀，我老老實實對你表哥講：「少爺，好極了，快把這小傢伙活趕出去罷。這孩子，心眼兒壞着哪，那付神氣像是愛上了少奶奶，還一個勁兒直



跟我搗亂。」

袁（瞥見朱學詩由左門進來）糟啦！

〔他惶忙藏在沙發背後。〕

芸香 有什麼好怕的！（發覺朱）啊！少爺！

〔她靠近沙發，想遮掩袁。〕

朱（向前）芸香，怎麼啦，你一個人在說話？你這孩子就是這樣子，看見了

我，好像老鼠看見了貓……

芸香 不是那麼說，萬一有人看見少爺跟我在一起……

朱 有什麼好難為情的？你知道，自從你跟少奶奶嫁到我家，我想另眼看待

你，不過……我讓常五爺講給你聽，現在你聽我講……

芸香（急忙）我不聽。

朱（坐在沙發上面）只一句話。你知道我要去天津一趟，不是幾個月就可以

回來的。我帶唐明去，嫁夫隨夫，我也不忍心讓你們新成親的夫婦就這麼活活分開，所以……

芸香 少爺許我說一句說……

朱 （握起她的手）說，說，一千句話，只要你說！

芸香 您既然那麼說，您把少奶奶也帶着去，不挺好的？

朱 （丟開她的手）原來你是這麼一句話！我告訴你，少奶奶走不得，上海這邊家要她照料。

芸香 那呀……

朱 （重新拾起她的手）那就只有一個辦法，這個辦法就是你去！

芸香 （掙開）我不！

朱 （想拉她靠近）又有什麼不好？

芸香 不去就是不去。少爺，請您放尊重。

朱 可你說呀，又有什麼不好？

芸香 （惱怒）我……我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朱 你不知道，我知道。你聽我講。我一向待你只有好！……

常五爺 （在右門外面）少爺不在書房！……

朱 （站起）誰在說話？

芸香 在這兒看見少爺，可好了！

朱 你出去，別叫人進來。

芸香 （兩難）少爺一個人在這兒？

常 （在外呼喊）少爺才離開少奶奶，好啦，我到這兒找他！

朱 真要命！一個藏身子的地方也沒有！啊！沙發背後……好！就是牠！你趕

快打發他走！

〔芸香擋住他的路，他輕輕推開她，她向後退，介乎他和袁之間。就在朱



蹲下去的時候，袁溜了出來，驚惶失措，跳到沙發裏面，縮成一團。芸香拿被單蒙住他，女衣也扔在上面，站在前面。

〔常由右門進來。〕

常 芸香，你沒有看見少爺？

芸香 （乾脆）怪啦！爲什麼要我看見？走開！

常 （走近）你這丫頭怎麼啦？不是我找他，聽明白，是唐明找他。

芸香 一個你，一個少爺，對他那點兒好，他也要問三問四地找？

常 依你說，有心幫一個女人好，就成了作弄她丈夫？

芸香 幫一個女人好！謝謝老天爺，你就免了罷。

常 幫你找一個男人做丈夫，再幫你找一個有錢的主兒一年到頭地照應，一個

給你名分，一個給你福分，你倒說說看，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

芸香 這也叫說話！

常 本來嘛，夫妻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

芸香 （跺腳）誰請你進來的？

常 丫頭真壞！你別神氣，你背地裏做的事，我全知道！也是少爺倒楣！一個唐明不夠，再添上一個袁家小表弟……

芸香 （畏怯）表少爺？

常 （模倣）表少爺？這位表少爺呀，一天不幹正經，放了假，就知道在家裏兜着你打轉悠！剛才我在外頭，他就在四處尋你。你敢不承認？

芸香 你呀，就會說人家壞話。趁早給我請！

常 那是因爲我眼睛亮，看得清。這個歌兒，愛呀愛的，不是爲你寫的？

芸香 （生氣）對啦！是爲我！

常 要不也是爲了少奶奶寫的！人家說，他喫飯的時候，就知道拿眼睛睺他表嫂！對啦，你講給他聽，少爺性子暴着哪，碰着這種事，夠他十個表弟受



的！

芸香 像你這種爛舌頭的賬房先生呀，就知道說人家小孩子的壞話……

常 我說！難道是我捏造出來害他的？人人都在說，不是我一個人在說！

朱 （站直了）什麼，人人都在說！

芸香 啊！

常 （笑了）原來少爺在……

朱 常五，快給我把他趕走！

常 我進來的真不是時候！

芸香 （焦急）老天爺！怎麼好！

朱 （向常）她要暈！扶她坐到沙發上。

芸香 （連忙推開）我不要坐！你們呀……

朱 我們都是爲的你好。



常（向朱）我不過是人云亦云，想不到就給少爺聽見了，其實，我不過說着來試探試探芸香的……

朱 馬上拿路費給他，叫他這就給我滾回鄉下去！

常 我不過是說着玩玩兒的……

朱 沒有你的事……我這個表弟，你不清楚，在家裏就知道不正經，那天黃昏，我撞見他跟老王的女兒在一起。

常 跟小翠在一起？

朱 在小翠的屋子！

芸香（挖苦）少爺去小翠的屋子，一定也是有事了？

朱（欣然）問得好！

常 慢慢兒有意思啦。

朱（向芸香）我是找你那個醉鬼舅舅去的，我弄到了幾樣新鮮花子兒，我要

交給他種。我敲了半天門，不見人來開；後來你表妹出來了，神色挺惶張；我起了疑問，我一邊同他講話，一邊往四下裏張望。帳子旁邊有一個小紅帘子，裏頭擱的不知道是箱子，還是馬桶，我假裝不經心的樣子，就這麼輕輕地，輕輕地掀開了小紅帘子（爲了模倣起見，他揭開被單），我就看見……

（看見袁）啊！

常（大笑）哈哈……

朱 一次又一次……

常 兩回全是他！

朱（向芸香）好極了，小姐！等不及明天做新娘子，今天就要過癮？原來是爲了要跟我表弟在一起，你才不願意別人打吵你？（向袁）那天那一場不夠，今天你又來啦？你表嫂的陪房丫頭，你居然敢想勾搭上手？你就不想想，她明天就要嫁人？唐明是我忠心的底下人，我不能夠看着他受人欺騙。



（向常）常五方才不是跟你在一起來的？

芸香 才剛少爺跟我講話的時候，表少爺就在這兒，說到欺騙呀……

朱 （大怒）你講的是實話？

芸香 我做丫頭的不懂得騙人。表少爺才剛在這兒叫我在少奶奶面前說一句好話，求少爺別老生他的氣。說着話，少爺就來了，他一害怕，就拿沙發擋着他。

朱 瞎扯！我才剛還在上面坐來的。

袁 我在後頭直搽。

朱 又撒謊！我才剛就藏在後頭。

袁 我一急，跳在沙發裏頭。

朱 （越發生氣）簡直成了蚰蜒，成了蛇，到處亂鑽，偷聽我們講話！

袁 表哥，我真是什麼也沒有聽見。



朱 我信你！（向芸香）我偏不讓你嫁唐明！

常 （向朱）少爺，放冷靜點兒，有人來了。

朱 （由沙發上把袁拉下來）你不揪他下來，他會在上頭待一輩子！

〔朱楊芝蘭領先由左門進來，後隨唐明，小翠，董貴和一羣男女僕人。〕

朱楊 （向朱）學詩，方才下人們來對我講，他們平日跟唐明跟芸香都很合得來，知道我說把芸香配給唐明，日子定在明天，想在今明兩天爲他們小兩口子熱鬧熱鬧，不要我們主人破費，錢由他們大家公攤，花樣兒也不要我們主人過問，完全由他們自己安排，現在來求你我一聲答應。

唐 我本來不敢承當，不過，大家這番好意……全憑少爺和少奶奶作主。

朱楊 學詩，我沒有什麼，你看着辦好了……

朱 這個嘍……吵吵鬧鬧的……

董貴 少爺，我們不在屋子裏頭……我們也怕吵着了少爺少奶奶……上下總得

有個規矩……我們也不能夠耽擱少爺少奶奶的正經……所以我們想在今天夜  
晚……在外頭園子……幹完了一天的活兒……給他們小兩口子湊湊趣兒。

朱 囉里囉嗦的！那兒像一個開汽車的，倒像一個拉牛車的！

董貴 是，少爺。

朱 我不贊成。第一，你們熱鬧一夜不要緊，第二天早晨爬不起來……壞了我  
早睡早起的習慣！

小翠 少爺頂早也要九點鐘才起牀！

朱 （裝做沒有聽見）第二，根本，（咳嗽）我在想……唐明好是好，可是我  
聽說……（轉向常）劉媽怎麼不見？

朱楊 學詩，你不必作難他們下人了。一個是我的陪房丫頭，一個是你的隨身  
聽差，自幼兒伺候我們伺候大的，你心裏就是有個什麼的，也不好在這上頭  
為難人家。



朱 依你說……

朱楊 就是董貴方才那句話，只要他們不耽擱主子的事，不禍害東西，就依了他們罷。

朱 那麼……

朱楊 你答應啦？

朱 你已經答應了，還問我？

男女僕人 謝謝少爺！

朱 別謝了。（向常）偏偏在這要緊當口，劉媽不在！

唐 （向芸香）表少爺拉長了臉，像挺不開心。

芸香 你別問了，少爺要他馬上回鄉下去。

朱楊 學詩，表弟年輕，你別跟他計較。

朱 你不知道。



朱楊 什麼事，我不知道？

芸香 這個事呀，大小姐，您還是不問的好。

袁 (向朱) 表哥，你放心，我怎麼也不會對人講出去的。

朱 (窘) 夠啦！你不講……

唐 什麼事？

朱 夠啦！夠啦！(轉向朱楊) 既然你幫他說情，我就不送他回鄉下去。

唐 表少爺，還不快來謝過你表哥！

朱 不過，有一樣，他馬上就給我回學校去。

唐 少爺，讓表少爺過了後天去。

朱 (堅持) 不成。

袁 那麼，表哥，我走了。

朱 就這樣大搖大擺地走了？也不對你表嫂說一聲？

袁 是，表哥。（走在朱楊前面，低下頭，聲音含着淚）表嫂，我走了。

朱楊 （感動）表弟，你好走。按說，放了假，你應當在家裏住些日子，不過，你表哥現在要你回到學校住，你就聽話，好好兒回去。記住生冷的東西不要亂喫，喫出了毛病，跟前可沒有親人照料你。記住在學校用功。

朱 （向朱楊）看你把他說哭了！

朱楊 他是捨不得離開家……

朱 （輕輕地，向常）你的話有道理。（向衆人）倒說，劉媽怎麼不跟你們在一起？

小翠 我看見他跟何大夫在一起。

朱 何大夫來啦？

唐 我娶媳婦兒，他有不來的？

常 你倒會臉上貼金！

朱 來了就好！

小翠 劉媽直嚷嚷，胳膊這樣兒掄着，像要跟人打架。何大夫直在旁邊勸她，胳膊這樣兒舉着，可是劉媽不聽，唧哩咕嚕的，像是說我表姐夫唐明。

朱 表姐夫，沒有那麼快。

小翠 （指袁）少爺不生我們的氣啦？

朱 （打斷）好啦！好啦！（向常）你回頭到我書房來。

芸香 （向唐）你想劉媽？

唐 你放心，有我啦！

〔衆人紛紛走出。朱由右門下。朱楊和芸香等由左門下。男女僕人各自就近由兩門下。唐在紛亂之中留住袁和常。〕

唐 五爺，蛇無頭不行，我們這羣底下人沒有了您，也別想做得出事來。  
常 我是賬房先生，不是聽差頭兒，你可別亂拉扯。



唐 嘻！五爺！你是賬房先生也好，是聽差頭兒也好，這家子少了您就別想有那麼熱鬧。少爺離不開五爺，我們也離不開五爺。

常 你不是挖苦人？

唐 我有那胆子！是這樣，五爺。弟兄們要幫我湊熱鬧，可是賬總得一個人管。

常 這好辦。錢交給我就是了。

唐 有一樣。這是弟兄們的喜份子，血汗錢，五爺不好措油。

常 （跳脚）你這叫什麼話！這個賬我不管。我不管。

唐 那五爺就少措一點兒。回頭大家把錢斂齊了，一股腦兒交給五爺。（向袁）表少爺，你真就馬上回學校去？

袁 不去又怎麼着？

唐 我猜你就不想回去！這樣好了。你假裝回學校去，打前門走出，繞到後門

花園那邊進來。你只要避開你表哥，過兩天我有法子幫你求情。

袁 小翠到今天還不會唱！

常 那你這幾天怎麼教她來的？這八九天你就沒有離開她過！

唐 (向袁) 你今天一天沒有事，你就好好兒教她得了。

常 表少爺，你可得當心！老王不答應你，小翠已經挨過了打，不敢再跟你在  
一起。

袁 我又沒有怎麼樣她女兒……

常 (笑) 怎麼樣她女兒！你倒說說看，你打算要怎樣她女兒？

唐 (笑) 怎麼樣？還不是就那麼樣！

(他們往右門走出，留下袁一個人楞着，望着他們。)

幕。

## 第二幕

朱楊芝蘭的寢室，大方，雅緻，富麗。落地窗，陽台，正對花園。大牀，兩側各有一小門，前者連盥洗間，後者連第一幕的房間。對牆是出入的正門。

朱楊匆匆由正門進來，後隨芸香。

朱楊（倒在一隻小沙發裏面）芸香，關好門，詳詳細細講給我聽。

芸香 我知道的我全講給大小姐了。

朱楊 他想勾引你，是不是？

芸香 倒也不是勾引，那您太看高了我了，他是想拿錢買動我的心。



朱楊 表少爺也在場？

芸香 他藏在大沙發後頭。他要您在少爺跟前說一句好話。

朱楊 那你爲什麼不一直對我講，難道他還怕我不肯幫他？

芸香 我也是這麼說來的。可是他呀，捨不得走，特別是丟不下他的表嫂。（

模倣）「啊！芸香！她好是好極了，美是美極了，可是讓人怪怕的」。

朱楊 芸香，我真就那樣讓他怕嗎？我待他不是挺好的？

芸香 他看見我拿着您的紮頭帶子，他一下子搶了過去……

朱楊 （微笑）我的紮頭帶子！……多孩子氣！

芸香 我打算搶過來，可是，大小姐，他瞪着兩隻眼睛，跟老虎一樣……「你想奪回去呀，除非你要了我的命！」他尖着嗓子直鬧。

朱楊 （出神）芸香，你說？

芸香 這孩子呀，鬧得就沒有一個完！表嫂這個，芸香那個；他不敢跟大小姐

胡鬧，他可一死兒纏着我不放。

朱楊 由他去罷……倒是，好芸香，少爺末了兒對你講……？

芸香 看他那意思呀，我要是不依他，他就護着劉媽跟我做對。

朱楊 （站起，拾起一把扇子，用力扇着）他現在一點兒也不愛我。

芸香 不愛大小姐，幹麼又那麼大的醋性？

朱楊 做男人的都是這樣子。一邊兒喜新厭舊，一邊兒還不許人傷他的尊嚴。

啊！我太愛他了！聽我的話，你嫁了唐明呀，別一下子就讓他看穿了你多喜

歡他，那你就耍喫虧了……你把窗戶開開，我熱死了！……

芸香 （開着窗戶）那是因爲您一邊兒說話，一邊兒走動……

朱楊 （出神）男人就這麼沒有良心！……

芸香 （在陽台）大小姐，少爺出門了，汽車開出去了……

朱楊 （坐下）走了也好，我們想一個法子來對付他……外頭有人敲門，芸



香。

芸香 一定是唐明。他說好了少爺一出門就來的。

〔她過去開開正門，放進唐明。〕

朱楊 (向芸香) 關好門。(向唐) 你來得正好。我這兒正在爲你們發愁……

芸香全講給我聽了。

唐 少奶奶放心，我一直就沒有把這攔在心上。

芸香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朱楊 你真就由少爺一個勁兒地胡鬧下去？

唐 做忘八我當然不幹。

朱楊 可是他一直攪和你……

唐 我呀，以毒攻毒，我想法子攪和他。

朱楊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你打算怎麼樣攪和他？



唐 我透出消息，說今天有人約少奶奶……

朱楊 你瘋啦！

唐 回頭您看罷，發瘋的是他。

朱楊 少爺那個醋性子……

唐 我要的就是這個！他一提防自己的女人，就沒有心思毀壞別人。等我明天

跟芸香成了親，生米煮成熟飯，少爺也就無能爲力了。

朱楊 你倒是怎麼透露的？

唐 我給常五爺看一個匿名條子，上面寫着請少爺當心少奶奶的老朋友……

朱楊 我的老朋友？

唐 根本沒有這回事，少奶奶有什麼好怕的？我們就要他心亂。我怕這不夠，

我另外還有一個主意。（向芸香）你想法子偷偷告訴少爺，說你今天晚晌在

園子裏面等他。

芸香 我！

唐 你聽我講呀。做事得有胆子。待着不動還，別想我能夠成就大事。

朱楊 （向芸香）你先別急。你聽他講。

唐 我拿芸香的衣服給另一個穿，到時候我們全在場，少爺他也好抵賴？

芸香 你拿我的衣服給誰穿？

唐 給表少爺。

朱楊 他不是回學校去了嗎？

唐 我留住他了。芸香，你看我這個辦法妥當不妥當？

芸香 你這個人詭計多端，只要不牽連着少奶奶跟我，由你做去。

朱楊 你把表少爺藏在什麼地方？

唐 不遠，我去找他來。你們幫他梳梳頭，換換衣服，至於怎麼安排，教給我

辦好了。（得意）看我不栽少爺這個跟頭的！



〔他由正門下。〕

朱楊 (照着鏡子) 表少爺要來了，我……我……

芸香 您不挺好的？

朱楊 (又是一付腔調) 我呀……看我不罵他一頓的！

芸香 這是他新學的一首歌兒，您叫他唱給您聽。

朱楊 你看，我頭髮靠這邊亂啦！

芸香 您再一打扮，他更要挨您罵了。

朱楊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敲門的聲音。芸香急忙過去開開門，放進袁。袁是一付難爲情的模樣。〕

芸香 表少爺，您進來好了。就是少奶奶。還有我。

袁 (顫顫索索，向前) 表嫂，我……我……我沒有走！

朱楊 本來是你表哥不好。

袁 表嫂是……太……好了！

芸香 也太美了！

朱楊 （瞪了她一眼）芸香！（向袁）芸香的衣服你好穿嗎？

芸香 讓我跟他比比看。（過去和他站在一起）高低差不多。

朱楊 萬一有人進來看見……

芸香 怕什麼？我們又不是做壞事！

朱楊 不是那麼說。

芸香 也好。我把門鎖上。（過去鎖好門，向袁，好笑）表少爺，你幹麼老那

麼楞着？有話對你表嫂說呀！我去給你拿一件我的衣服來，你先穿穿看。別

楞着了，唱新學的那個歌兒給我們大小姐聽。我這就來。

〔她由牀後的小門跑出。〕

朱楊 表弟，你就唱給我聽聽看。（拿起歌譜）你坐下唱。（袁坐向一個軟墩）



我在這兒跟你學學

袁（有些難爲情）表嫂，我這是新學的……

朱楊（鼓勵他）沒有人笑話你。唱好了……

〔袁唱着一首流行的愛情小歌，唱到臨尾，芸香拿着一件女褂和一條女褲，還有一雙女鞋，在小門出現，聽他唱完了他的歌。〕

芸香 唱得好。表少爺將來一定是一位音樂家。

朱楊（放下歌譜）你拿衣服來了。你幫他穿。

袁 讓我先脫掉我的制服。

朱楊（看着他解鈕釦）表弟，你不必害怕，你先在家裏躲兩天，過後我再同你表哥說，就說你的錢沒有拿夠……

袁 錢已經給我了，當五爺一早兒就給我了。（從衣袋摸出）這不是！一萬塊零用錢。五萬塊錢一張支票，是學費，還有一張五萬塊錢的，是膳費……

朱楊 這麼快？他們就這麼急着攆你走？（接過兩支票看，忽然笑了）他們可也真急，給了你兩張不兌現的支票，戳子也忘了蓋了。（還他支票，向芸香）你幫他脫。

〔芸香把衣褲放在椅子上面，女鞋放在地上，幫他脫掉制服。他制服裏面就是一件汗背心。〕

芸香 你怎麼不套一件襯衫，汗出來全滲到制服上了。

袁 我熱！

朱楊 你胳膊上紮的是什麼？一條帶子？

芸香 這可好啦！賊贓當場露啦！大小姐，這就是您的紮頭帶子！那條紫紅的！叫他搶了去的！

朱楊 （微笑）表弟可是真會淘氣！

芸香 您這就叫罵他呀！（朱楊不理她，爲袁解開帶子）您還沒有剛才我罵他



罵得狠哪。

朱楊 有血！

袁 (羞愧) 唐明叫我打花園後門回來，後門推不開，我也不敢叫人開門，我就跳牆進來……

朱楊 跳牆進來！

芸香 沒有摔壞了什麼地方？

袁 胳膊這兒蹭破了點兒皮，別的也沒有什麼……

朱楊 你這孩子！這也好拿帶子搨？沒有消過毒，萬一皮膚發了炎…… (向芸

香) 到小房間拿紗布紅藥水來。

芸香 知道啦！

[芸香跑進牀前小門。

朱楊 (解下帶子) 你看，蹭破了老大一塊皮！這條帶子……我頂喜歡牠的顏

色……我不願意給人的。

〔芸香出來，拿着一小塊藥棉花，紅藥水瓶和一紮紗布。〕

朱楊（放下帶子，接過藥棉花和紅藥水瓶）我來給他上藥。

芸香（看着她敷藥）表少爺的皮膚多白呀！跟一個女人一樣！比我還要白！

（相比）大小姐，您看！

朱楊（冷冰冰的）給我紗布！

芸香（笑着）哎！（接過藥棉花和紅藥水瓶，放在旁邊一張茶几，又把用過的藥棉花扔出陽台，然後回來，遞上一把剪子給朱楊）給你剪子。

朱楊（向袁）不太緊？（袁搖搖頭）好啦！現在穿穿芸香的衣服看。

芸香（幫他穿褂子）表少爺，你出汗出濕了我的衣裳，你可得賠我！

朱楊 我多貼你一箱子嫁奩，好了罷？

芸香 謝謝大小姐！（向袁）你暢開兒出汗罷，有大小姐給我做新的！（穿



好）太緊啦！我去拿一件寬大點兒的來。

〔芸香由牀後的小門跑出。〕

朱楊 表弟，你坐下試試芸香的鞋。

袁 （換好鞋）鞋倒合適！

朱楊 我的鞋你就穿不上了。（端相）梳條辮子就像一個鄉下姑娘了。現在，

頭髮太短了，像一個怪樣兒女孩子……

袁 （羞澀澀的）你那條帶子……

朱楊 做什麼？

袁 給我紮辮子……

朱楊 你倒心眼兒壞！藉題目就又拿去了呀！不成！我留着要自己用。（有人

推正門）誰在推門？

朱 （在門外，大聲）門幹麼鎖着？

朱楊（大驚，低聲）怎麼好，是我丈夫！（向袁）你這個樣子！這種打扮！  
一個人在我房間！房間這麼亂！他才收到一封匿名信！這還了得！

朱（在門外）怎麼不來開門？

朱楊 那呀……就我一個人。

朱（在門外）就你一個人？……那你在跟誰講話？

朱楊（幫袁歸理什物）我……我跟你……沒有別人！

袁（抱着一包東西，恐惶萬分）昨天晚晌，今天早晌，現在又……他會弄死我的！

〔他跑進牀前盥洗間，把門在裏面鎖住。〕

朱楊（推推小門，覺得鎖好了，然後跑過去開正門）都是我不好！我不好！

〔她開開正門，朱立即推開，進來，四面張望。〕

朱（厲聲）你平常並不鎖門！



朱楊 我……我在跟芸香……對啦！（指留下的一條女褲）商量衣服。

朱 那麼，芸香呢？

朱楊 這……她也許……她一定是回去拿料子去了。

朱 你的聲調，你的模樣，全變了！

朱楊 這……我倒不覺得……我們正在說你……你就來了。

朱 不應該來，是不是？我倒也不想來，可是，我看到一個紙條子，我不放心，我就回來了。

朱楊 什麼？紙條子？

朱 紙條子寫着，我不在家的時候，有人陪你消遣……

朱楊 什麼人有這大的胆子，敢跑到我的房間？……我一大早晨起來就覺得不舒服……

朱 幸而何大夫來了。（盥洗間有了椅子倒地的響聲）什麼響？

朱楊 （越發惶亂）什麼響？

朱 像是椅子碰倒了。

朱楊 我……我就什麼也沒有聽見。

朱 大概是你心用在別的上頭。

朱楊 什麼上頭？

朱 （乾脆，指向盥洗間）那裏頭有人。

朱楊 你倒說，有什麼人？

朱 這話應當我問你。

朱楊 那……一定是芸香在裏頭歸理東西。

朱 你方才講，她到她的下房去了。

朱楊 我……我沒有當心，也許是到那裏面去了。

朱 既然是芸香，你驚惶些什麼？



朱楊 我驚惶我的陪房丫頭？

朱 是不是你的陪房丫頭，我不知道；你現在驚惶，是事實。

朱楊 當然啦，你關心我的丫頭比我要關心。

朱 (激怒) 那是我關心！我非常關心！我馬上就要看到她！(跑過去，推門，推不開) 芸香，出來！我要你出來！

[芸香拿着一件女褂，在牀後的小門出現。她聽見聲音，閃在門洞。同時蚊帳垂在牀頭，也正好遮住她。]

朱楊 她差不多就沒有穿衣裳……她光着身子……我幫她試出嫁衣裳……聽見你來，她吓跑了。

朱 她怕羞不出來，話總是會說的。(站在門前) 芸香，回答我話。小房間裏頭是你嗎？

朱楊 (也站在小門前面) 芸香，我不許你回答。

〔就在這時候，芸香輕輕溜往陽台，逃出視線。〕

朱 芸香！

朱楊 芸香！

朱 答我說！

朱楊 我不許！（向朱）你這人也太霸道了！

朱 好，她既然不作聲，不管她是不是光着身子，我一定要看見她。

朱楊 （攔阻）別的地方由你，在我的房間，我不作興。

朱 說什麼我也要看看你這個怪物芸香。（呼喚）來人呀！

朱楊 你喊罷，底下人全喊了來，閒話馬上傳遍了上海！

朱 好，我一個人也成。我到書房取一點兒東西來……（走了兩步，轉回身）

你跟我一道兒去，這屋子我不要有人在……我不要牠改樣子……你來不來？

朱楊 可我說我不來的？



朱 對啦！還有牀後頭通到下人房的這個門！（過去鎖好，取走鑰匙）你說得對，免得人播弄是非。（高聲，向盥洗間）芸香！你當心！你在裏頭一輩子也別出來！（向朱楊）請！太太！

朱楊 天下有你這種人！

〔但是朱推她出去，取下鑰匙，在外把門鎖住。〕

芸香 （由陽台牆後溜出，奔向盥洗間，隔着鑰匙眼兒，輕輕呼喚）開開！表少爺，快！是我！芸香！快開開！

袁 （出來，換上制服，沒有扣鈕釦，面無人色）吓死我了！

芸香 快走！他們這就回來！

袁 打那兒走？

芸香 門全鎖了。我不知道……

袁 有沒有什麼地方鑽出去？

芸香 那兒有？這又不在平地！真是急死人了！你倒好，少奶奶可要活不成了！

袁 陽台離地也許不高……

〔他跑過去張望。〕

芸香 那怎麼成？離地是有兩丈來高！這回完啦！大小姐毀啦！我跟唐明……

對啦！趕緊叫唐明來！

袁 〔回來〕底下全是花草，跳下去也就是毀一兩畦花草。

芸香 〔揪他，呼喚〕那要摔死的！

袁 〔興奮〕赴湯蹈火我都不怕，這個……說什麼我也不能夠害我表嫂……

〔他推開她，奔向陽台，跳上欄杆，一躍而下。〕

芸香 〔嚇得閉了眼睛，背向陽台〕老天爺！他別想活得成！（她慢慢蹭向陽台，遠遠在窗口）他已經跑開了！噢！這個小表弟呀，簡直是個活猴兒！趕



明兒大了……多少人要迷他！（回身）現在該輪到我了！（奔往盥洗間，在門口，回身，向正門）現在，少爺，您儘管砸門好了，我要回答你一句話才怪！

〔她把自己鎖在裏面。〕

〔稍後，朱拿着一把利斧進來，後隨朱楊。〕

朱 好，屋子裏面還跟原來一樣……（向朱楊）你說，小房間藏着什麼人？不說，我就要劈門了！

朱楊 你要是有一點點愛你太太的意思……你要是發見她平日有一點點對不住你的地方……

朱 你說的全是廢話。開開門給我看！

朱楊 你真以為我會做得出來對不起你的事麼？

朱 眼見爲真，你給不給我鑰匙？

朱楊 鑰匙在門裏頭。

朱 我不問了，你們是一道兒串通好了的……

朱楊 （最後）你聽我講……

朱 那麼，裏面不是芸香？

朱楊 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我們不過是想跟你尋開心……鬧着玩兒……想不到……

朱 （沉住氣）是什麼人？男人？

朱楊 一個小孩子……

朱 什麼？

朱楊 你不好太跟他爲難……

朱 （躁腳）我一定要劈死他！

朱楊 你不能够！



朱 是誰？

朱楊 是袁……袁家表弟……他……

朱 述文！他沒有到學校去！我看到紙條子，就疑心是他……

朱楊 你想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只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他爹媽臨死把他交給你……一個可憐的小孩子……

朱 太渾賬了！我到處撞見他！芝蘭，你怪不得我。看你驚惶得這個樣子；連篇謊話；我吩咐他回學校去，他躲在你的房間……你們會有好事幹？

朱楊 他拍你看見他生氣……

朱 （轉向盥洗間，呼喚）小忘八，給我滾出來！

朱楊 你也不好怪他，他衣服沒有穿……

朱 衣服沒有穿！

朱楊 他打扮的男不男，女不女，光着膀子……

朱 你這叫「誰敢跑到我的房間」？你這叫養病？光着膀子！在表嫂房間！鎖着門！看我不弄死他的！

朱楊 （跪下，揪住他）是我不好！跟小表弟沒有關係！你就饒了他這一遭……  
朱 你越是這樣子，越顯得他不正經。

朱楊 他已經去了學校，是我把他喊來的。

朱 你喊他來做什麼？你喊他來做什麼？

〔芸香靜靜把小門開開，站在門邊。他們只顧說話，未曾注意。〕

朱楊 你答應我饒他，我全講給你聽！

朱 饒他！他別想做這個夢！起來！你給我起來！給我坐到那兒！回頭我連你一道兒收拾！……（向小門）我把你……啊！

芸香 （笑咪咪的）「看我不把他弄死的！看我不把他弄死的」！我等了您半天，悶氣死了，您不進來，我只好出來了！（向前）少爺，您怎麼不拿斧子



劈呀？

朱（向朱楊）這是怎麼回事？看你跟我一樣吃驚！……也許裏頭不止他一個人！

〔他推開芸香，衝進小門。〕

芸香（急忙奔向朱楊，低聲）大小姐，他走遠了，您放心，他輕輕一跳就……

朱楊（坐在小沙發裏面）吓死我了！

朱（出來，不安，稍緩）沒有人……鬧了半天，是我……我錯。太太，你可

真會作戲！

芸香（欣快）少爺，您忘了我！

朱 你們爲什麼這樣作弄我？

朱楊（先拿手絹掩住下半個臉，漸漸恢復）你倒說，爲什麼不？

朱 這個玩笑開的！

朱楊 誰叫你在外頭儘胡鬧來的？

朱 那你也犯不上這樣！看我一身汗！

芸香 其實，少奶奶，您才剛由少爺喊人倒好了，大家落得看少爺的笑話！

朱 我方才叫你出來，你爲什麼不出來？

芸香 我不穿好衣服，怎麼好出來？

朱 那你不好答應我一聲？

芸香 可是少奶奶不許我答應呀！

朱楊 你們別吵了，都是我不好。（單獨向芸香）芸香，你給我歸理出一個小

箱子，我這就回我娘家去。

朱 做什麼？

朱楊 你倒說說看，我有什麼臉在你家做人？我嫁了你三年，你成天給我一個不照面……你那點兒愛我？你那點兒把我當太太看待？我不趁現在走，難道



真還要等到你休我的那一天？

朱 (央求) 芝蘭！

朱楊 我不是你的芝蘭！

朱 不是我……全是那張紙條子，兜起我的疑心……

朱楊 我本來不叫他寫那張紙條子……

朱 你事先知道？

朱楊 是唐明出的主意……

朱 唐明！

朱楊 他遞給常五爺……

朱 常五說是地上檢起來的……好啊！看我饒得了你唐明的！

朱楊 芸香，楞着做什麼，給我歸理出一個小箱子……

朱 你一定要走？

朱楊 我不能夠看你單單欺負底下人……

朱 你要……？

朱楊 你要做好人就做到底。你要是不想做呀，那我也沒有法子……芸香！你聽見了沒有？

芸香 少爺跟少奶奶本來是很好的，要是爲了唐明跟我鬧翻了，那我就太於心不安了……

朱 得，得，我不怪罪唐明，這該成了罷？

朱楊 你可得說話算話。

朱 (笑) 我又幾時說話不算話來的？

芸香 我這兒謝謝少爺。

朱 唐明是幾世修來的，你這麼護着他？

〔唐明惶惶張張，由正門馳入。〕



唐（喘着氣）我聽說少奶奶不滿意……我就趕了來……少奶奶原來沒有什麼，那就好。

朱（枯澀）你伺候的真叫周到。

唐 少奶奶平日待我們下人那麼好……

朱 好極了！所以你才寫了那麼一張匿名的紙條子，叫常五給我？

唐 誰說的？

朱 你還想瞞我？渾賬東西！你倒不看看你那張撒謊的臉！

唐 那是我的臉撒謊，不是我。

芸香（帶笑）唐明，你別瞎白了，我們全說啦。

唐 說了什麼？

芸香 你寫匿名信給少爺，說表少爺待在少奶奶的房間，其實是我鎖在（指着

小門）那裏面。

朱 (向唐) 你倒回話呀。

朱楊 (向唐) 唐明，你就認了罷。全露啦。

唐 既然少奶奶要這麼說，芸香要這麼說，少爺也要這麼說，我有什麼辦法，我只好認了。

朱 (向朱楊) 你聽聽這流氓口氣！(向芸香) 我真覺得你嫁給他，你太委屈；依我說呀，我倒想……(向朱楊) 這個劉媽我怎麼到處看不見她？

朱楊 你幾時叫我給你看着劉媽來的？

〔老王抱着一個破碎的花盆，提着一顆折了的洋綉球花，帶着些醉意，嚷了進來。〕

老王 少爺！少爺！

朱 老王，什麼事？

老王 可不得了啦！少爺，您看看這個！

朱 怎麼？

老王 整整一畦杜鵑花，全毀啦，外帶一個花盆，一顆洋綉球花……  
朱 怎麼毀的？

老王 好好兒怎麼會毀？還不是打窗戶往下跳人！

芸香 （低聲，向唐）快！當心！

唐 少爺，老王喝了一早晨的酒，在這兒說醉話。

老王 我今天就沒有吃一星星兒酒！還是昨兒……

朱 （急）跳下人！人在什麼地方？

老王 人在什麼地方？

朱 對啦！

老王 我要說的就是這個呀……園子裏面的花歸我管，有個不好麼，就找我的  
盆兒……可是打窗戶往下跳人，跳壞了整整一畦花，也好怪我？



芸香（低聲，向唐）說話呀！……

唐 我遠遠就聞見你的酒味道，你還說你今兒沒有喝酒……

老王 老子愛喝酒，你管得着？

朱楊 有話好好兒說，你這是怎麼的啦？本來麼，酒是不好多喝的……

老王 少奶奶說的！不喝酒，人活着幹什麼的？我要是一天不喝上三斤黃酒呀

……

朱 好啦！好啦！

老王 我是沒有說別的。

朱 再說下去，你先給我滾！

老王 芸香，你是我的外甥女兒，你倒說說看，這半天我說別的了沒有？

朱（搖他）說呀，有人打陽台跳下去？

老王 就是方才，一眨眼工夫……

朱（不耐煩）後來？

老王 跑啦！跑遠啦！我在花園子那頭喝……

唐 喝酒！

老王（向唐，大聲）喝白開水！

朱 你沒有看清是誰？

老王 看清了的話，我也不會找少爺要人了！

芸香（低聲，向唐）他沒有看見。

唐 酒鬼，一盆洋綉球花，值得了幾個錢，你也好意思到少爺跟前告我？（向

朱）少爺，您就別問啦，跳窗戶的那個人是我。

朱 什麼，是你？

老王 「酒鬼，一盆洋綉球花，值得了幾個錢？」我倒問你，你身子有那麼

輕？

朱 你想是誰？

老王 除去表少爺還有誰？

朱 你看清楚是表少爺跳窗戶？

唐 他看清楚？算了罷！表少爺去了學校，除非呀，他喝醉了酒，看見了鬼！

老王 我說我看見來的？我在花園子那頭兒，那麼遠，我會看得清楚？我要是看清楚了，要你在這兒嚼舌頭？

朱 簡直要人命！

唐 少爺，是這麼回事。我正在對少奶奶講，我寫了一個紙條子給少爺，少爺看見了要生大氣的……說着話，就聽見少爺來了，我一害怕，我一糊塗，我不敢看見少爺，我想也沒有想，就朝花園那邊跳下去了。您看，我這個右腳到如今還有點兒疼……（故意，摸了一下）哎喲，真疼呀！

老王 是你就好。我在花盆旁邊拾了兩張紙，一定是你的了。



朱 (搶去) 給我!

唐 (低聲，向芸香) 糟啦!

朱 (看了一眼兩張支票) 這兩張紙是什麼，你總該知道了。怎麼會進了你的口袋，你也總該知道。

唐 (不安，摸索他的衣袋) 是呀……我口袋裏頭全是紙……讓我看丟的是那幾張紙。(看了一張) 這個? 不對。這是劉媽叫人寫給我的一封信，正楷，滿滿的一頁……是不是裁縫的賬條子?……不對，這兒有。……也許是收報錢的條子……不對……

(朱打開兩張支票。)

朱楊 (低聲，向芸香) 是那兩張支票!

芸香 (低聲，向唐) 糟透啦! 是那兩張支票。

朱 (捲起支票) 我把你這鬼靈精，你也有猜不出的時候，嗯?

老王（湊近）小唐，少爺說你不靈！

唐（推開）看你那股子酒味道！

朱 你記不起來？

唐（帶笑）哎！哎！我想起來啦！是表少爺的那兩張支票，交給學校的，他給我看，我忘記還給他了。噢！看我多糊塗！表少爺沒有錢，還能夠成？現下的學校，跟賭場差不了多少，不帶錢，別想一天許你待，可是孩子呀，將來成材不成材呀，只有天曉得！讓我趕快給表少爺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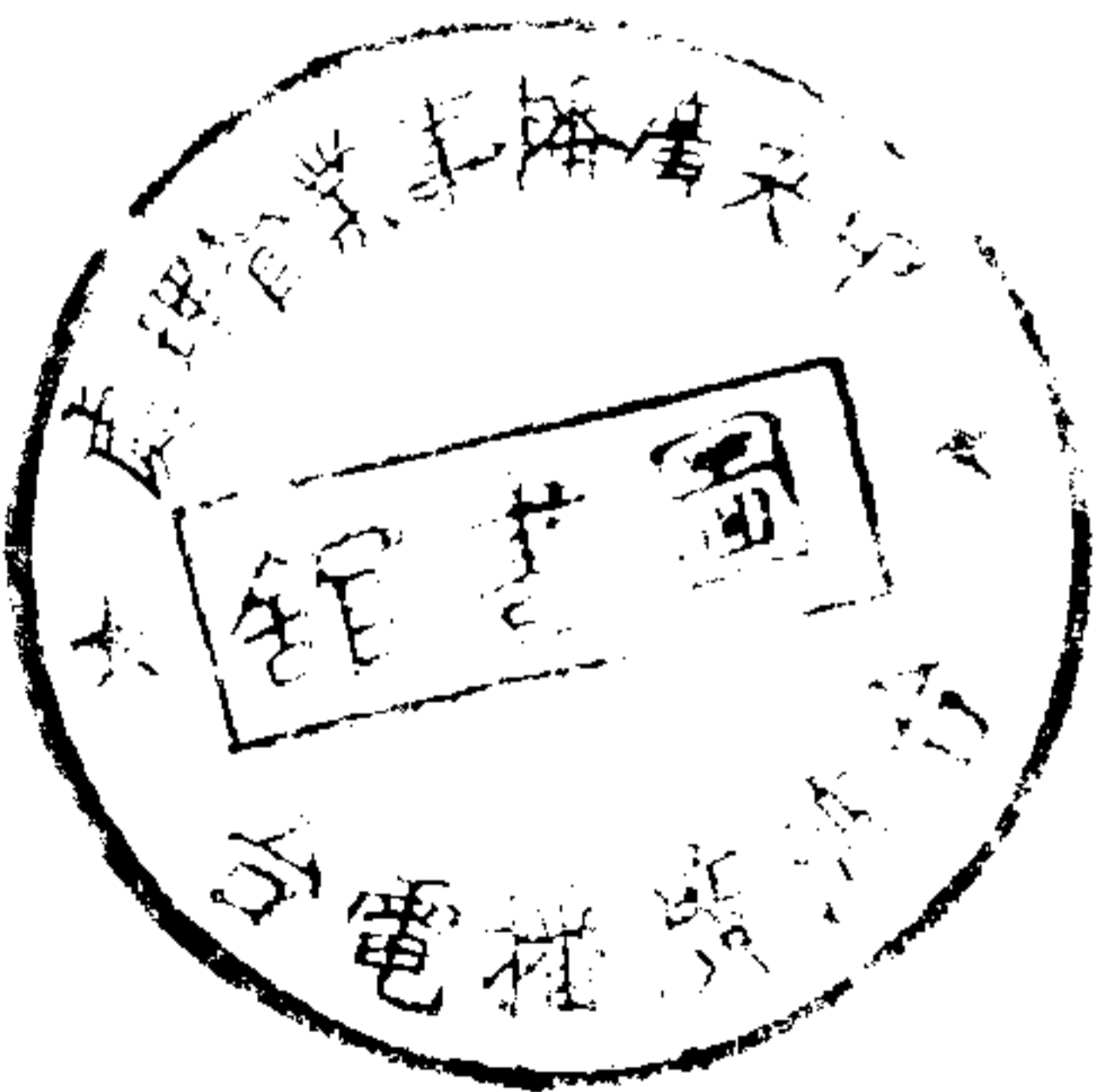
朱 他爲什麼要給你看？

唐（窘）這個給我看呀……好像上面缺什麼東西。

朱（看兩張支票）這上面寫得好好的，不缺什麼東西。

朱楊（同時，低聲，向芸香）忘了蓋章！

芸香（低聲，向唐）忘了蓋章。





朱 你怎麼不作聲？

唐 那上面是……是少點兒東西……平常您開支票……

朱 平常！平常怎麼樣？

唐 平常您簽字以外，還要蓋圖章……也許用不着，那我就清楚了。

朱 （重新看，生氣，揉成一團）我別想知道！（藉題發揮）唐明，就像你

呀，讓我乾脆對你說了罷，你沒有一個地方配得上芸香！

〔劉媽，何紹華，常，董貴，和好些男女僕人，由正門進來。〕

朱 劉媽！你這半天在那兒遊魂！

劉媽 少爺，我來求您作主……

朱 （興奮）你說好了。沒有什麼好害羞的。

劉媽 是呀，爲了這個，我也只好顧不得人家笑話……

朱 你說。我一定替作主。



劉媽 少爺，唐明跟我有約在前，他要是娶媳婦兒呀……

唐 什麼約？你到說說看！

劉媽 負心賊！我會說的！

〔朱楊坐下，芸香閃在後面。〕

朱 你說他娶媳婦兒，怎麼樣？

劉媽 他得娶我！

唐 別笑死人了！我那是一張借據。

劉媽 （向朱）上邊寫好了的，到期不還，他就得娶我。少爺，您是主子，您

得幫我主張公道……

朱 這麼辦。我叫人把族長和管事請了來，我們三堂會審，大家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常 少爺要是那樣的話，我是否也可以提出公訴？

朱 你又怎麼啦？

常 劉媽有一回答應嫁我來的……

劉媽 活見鬼！

常 你說來的！

劉媽 （向何）大夫，你聽聽看！

朱 （向常）你什麼時候看上了劉媽的？你能夠像劉媽一樣，拿得出字據？

常 那是一句話。

朱 好啦！常五，你去給我打電話，把本家的族長管事馬上給我請來！

常 我在電話裏頭先提出我的要求。

劉媽 少爺，不能夠，這個電話，我不能夠要他打。

朱 好啦！好啦！我去打！

〔家人閃開，讓他走出。〕



唐 五爺，你是好人，回頭三堂會審，我絕不爭。  
常 你爭不來。

劉媽 你們倆呀，全不是東西！

朱楊 （揮手）夠啦！夠啦！全給我出去！

芸香 （向劉媽）老奶奶，您就請罷！

〔劉媽要還嘴，何揪她走出。一羣男女哄笑隨下，僅餘朱楊和芸香。〕

朱楊 看你的唐明，自作聰明，寫什麼匿名信，害苦了人！

芸香 我爲您担夠了心思！

朱楊 表少爺打窗戶跳走的？

芸香 才叫快，跟一個燕子一樣，說跳就跳，一點兒也不含糊……

朱楊 你舅舅能夠把人急死！……花呀，盆呀，我直心跳！我怕，瞞不住少爺的，還是趕快打發表少爺走罷。

芸香 我去看着辦。不過，經了這麼一場吵鬧，晚晌沒有人替您到園子會少爺去。我先不敢去……

朱楊 （站起）那麼……

芸香 （嘆了一口氣）我看，少爺有意跟唐明搗亂……

朱楊 這樣罷……不要你去，也不要別人去，晚晌我自個兒去，你看怎麼樣？

芸香 您？少奶奶自個兒？

朱楊 這樣一來，不必牽連別人……少爺更不好否認……好極了，就這麼辦。

我要是不當面戳破少爺的紙老虎，他以後待我越發薄情了。有一樣，你千萬別告訴人……

芸香 我頭一個不告訴唐明！

朱楊 你寫一個紙條兒，想法子丟給少爺，約他晚晌在園子會面，到時候我替你去……（拍手）看他往那兒躲！

芸香（快活）少奶奶這樣一來，不單只您好，我跟唐明的親事也就不會再有變化了。

朱楊 我這三年受夠了冷落，看我今天晚晌不給他一個好看的！

〔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微笑了。〕

幕



### 第三幕

一間中西合璧的大廳，因為要改做會審的場所，裏面的傢具差不多全換了樣子。僅僅牆壁的字畫沒有移動。後面一片玻璃門，望出去是碧空，綠樹和山石。兩側各有一門。

唐明和幾個男僕佈置桌椅。正中是承審的大烏木長桌，後面擺了一隻太師椅，左右兩側，各有一隻太師椅。桌子上面擺着文房四寶。貼着兩牆，互相對稱，留有四對几椅。玻璃門和太師椅之間有空檔，但是出入却走旁邊的玻璃門，敞開一扇，此外全牢牢關住。

何坐在右旁靠外，常立在一旁，先是望着僕人移動桌椅，加以揮拭，最後常轉向何。

常 劉媽要是不嫁人，那我沒有話說。不過，她既然想嫁人，就情理上來講，當然是我頂相當。何大夫知道我的爲人。（何哼了一聲）我貪的不是劉媽那幾個私房錢。我知道她有錢，四下裏放債，一年出息挺大。我不是爲了這個。

何 這我明白。五爺是賬房先生，幾年下來，也夠放印子錢的了。

常 我那是名義上掙來的錢。我喜歡劉媽的，是她燒的那幾手兒好菜……一樣是油，是鹽，經她調理以後，全改了味道，好味道！

何 你說這些話給我聽有什麼用？

常 唐明並不想討劉媽。（向唐）不是嗎，唐明？

唐 什麼，五爺？

常 你不是不要劉媽嗎？



唐 五爺放心。你的親事包在我身上。我能夠推總推。（向衆僕）好好兒媳婦我不要，我要一個媽來，我沒有那麼傻。

〔全笑了。〕

常 對！你年紀輕，好色！我呀，年紀大，好喫！大夫，回頭你在中間幫我撮合一下子，我這方面就算成功了。

何 我沒有什麼，問題在劉媽跟少爺。

常 少爺那方面是太複雜了，原來他頂聽信我，不過，（看了唐一眼）眼前是不成了，何大夫是劉媽舊日的主子，在劉媽跟前總好說話……

〔朱由左門進來。〕

朱 （向唐）歸置好啦？

唐 少爺看，要不要擺點兒別的？要不要擺點兒鮮花？

朱 又不是佈置結婚禮堂，要鮮花做什麼？到前頭伺候本族的族長去。



唐 汽車接去了，還沒有回來。

朱 來了，通知我一聲。

唐 是，少爺。

〔唐和男僕們由玻璃門退出。〕

朱 （看唐走遠了，然後走向常）常五，你幫我跑一趟。你到江灣看一下袁家表弟到學校了沒有。

常 我？

朱 你又怎麼啦？

常 少爺這兒馬上就要三堂會審……

朱 （惡意的笑）你怕劉媽歸了別人，是不是？你放心，只要劉媽不歸別人，我總幫你留着。

常 （搖頭）我不去。

朱 你的理由？

常（不開心）我是賬房先生，我管的是支出收入，大小開銷，房租田租，記賬，打算盤，一切應付未付的事宜，我不是聽差。

朱（取出兩張支票）這兩張支票我已經蓋過了章，你看見了袁家表弟交給他。這該是你的事了罷？

常（爲難）這……

朱 你是賬房先生，你管的是支出收入。你要是不送支票去，我就辭了你。

常（軟化）當然啦，我是賬房先生，送支票是我的本分。不過，袁家表弟不一定就在學校……

朱 在什麼地方？難道躲在家裏？

常 我怕是在家裏。

朱 你找出來給我。

常 我？

朱 你是賬房先生，對不對？那麼他在學校也罷，不在也罷，你替他繳了學費膳費回來。

常 就這麼着罷。（嘆了一口氣，向何）喫人這碗飯，不易。

何 你去罷，我不會要你的劉媽。

〔常收起支票，搖着頭，由玻璃門走出。〕

朱 何大夫，劉媽告訴我，她把她的事交給你辦。

何 我怕辦不好。我是醫生，不是律師。

朱 不見得。你的醫道我領教過，你打官司的本領倒是頭一回出手。說不定你會幫劉媽贏。官司打贏了，我不會讓你空着手回去。你明白，我要唐明娶劉媽。

何 只要不是嫁給我，我一定幫少爺這個忙。



朱 族長這就要來，劉媽在那邊等你。

何 （遲疑）我不喜歡老跟女人在一起。（看見唐站在玻璃門外）我寧可跟女人在一起，也不要跟唐明那渾賬東西在一起。

（他由左門走出。）

朱 唐明這小子鬼鬼祟祟的，女人們又全幫着他……芸香頭一個——對！我倒要試試唐明看。芸香要是把我的秘密告訴了他，我決定拆散他們的好事……我不能夠在底下人面前出這個醜！（高聲，向外）唐明，那不是你？

唐 （在外，回答）是唐明，少爺。

朱 你在那兒鬼頭鬼腦的做什麼？

唐 （進來）伺候少爺。

朱 我在裏頭。

唐 我怕吵了少爺的清興。

朱 你這人就是這麼好。其實，你打小兒跟我在一起，就跟兄弟一樣，我也從來沒有把你當過底下人，有時候你生生疎疎的，倒顯得我缺少情分。你的脚不疼啦？

唐 脚！——可不，不疼——還有一點點！

朱 依着你近來的行爲，十個唐明我也開掉了，不過，唉！你打小兒就伺候我，我狠不下這個心。

唐 少爺恩德。

朱 我也實在是離不開你，所以，前些日子我說我到天津要帶你去……這兩天我仔細一想，覺得……

唐 少爺不要我跟你去啦？

朱 第一，你天津沒有去過，先就不熟……

唐 我懂得天津話。

朱 你？

唐 我會說「ho」，「ma」，「yeh」，「您啦」，「招該嚙」。

朱 什麼？

唐 我說，我會說「ho」，「ma」，「yeh」，「您啦」，「招該嚙」，就可以去天津啦。

朱 怎麼？

唐 天津衛的話，好就好在這上頭。有個聲兒，人家就懂。你路過天津包子舖，籠屉裏頭熱氣騰騰的，你說「ma」，就有人回你「包子」；籠屉揭開了，你說「ho」，就有人回你「包子」；你拿起一個來嚐嚐，你說「yeh」，就有人回你「包子」；你喫了一個，你說「招該嚙」，就有人回你「您啦，包子」？

朱 這麼看起來，你想跟我去天津？



唐 我帶劉媽一道兒去，您一定願意。

朱 帶劉媽一道兒去？

唐 不帶劉媽，您要我帶誰？我曉得少爺喜歡劉媽，不喜歡您也不會改主意，要把劉媽配給我。

朱 我？……我不一定要把劉媽配給你。

唐 配給常五爺？

朱 也不一定。

唐 （笑）這也不一定，那也不一定，難道少爺要留劉媽給自個兒？

朱 （惱怒）你說什麼？

唐 我說笑……

朱 你是什麼東西，也敢跟我說笑？給我滾開！越遠越好！看着你就是氣！

唐 是，少爺。

〔他做了一個怪臉，由玻璃門溜出。〕

朱 鬼東西！我就別想能夠試試他！開頭我還以為他想去天津，我倒有意成全他跟芸香的親事，想不到他倒陰損了我一頓……芸香一定對他講我來的，說什麼我也不拿芸香配給他！

〔芸香在右門探頭探腦地往裏看。〕

朱 （看見她，情不自禁）芸香！

芸頭 （故意喫驚）噢！少爺！

朱 （不開心）芸香，你張望什麼？

芸香 我……我……

朱 不是唐明，你就不過來？

芸香 （撇着嘴進來）少爺就知道欺負人！

朱 怕我吃了你？

芸香 我……我看有沒有別人……

朱 沒有別人……？

芸香 少奶奶有點兒頭疼，我記得您身上帶着萬金油……

朱 拿去。

芸香 （接過來）我這就給少爺送來。

朱 你留着罷。我看，你也就要用着了。

芸香 我們這種做粗活的丫頭那兒配害頭疼。害頭疼也得有身分。

朱 你回頭等着瞧好了。沒有身分，你一樣也會頭疼。

芸香 （怨抑）那是少爺的恩德。本來少爺答應下我的，現在少爺又改了主意。

朱 你要怨，也只好怨你自己。

芸香 我們做丫頭的，命薄。



朱 是不識抬舉。

芸香 (低下眼睛) 少爺要我怎麼着？

朱 你爲什麼不早這麼講？

芸香 早講，晚講，不一樣是講？

朱 (湊近) 你今天夜晚到園子來？

芸香 我不天天夜晚打園子走過？

朱 你今天早晨待我多壞！

芸香 今天早晨？……你忘記表少爺在沙發後頭了。

朱 你對。是我忘記了。不過，我怕的是，你把話全告訴唐明了。

芸香 應該告訴的告訴。不應該告訴的不告訴。

朱 (笑了) 你這小鬼靈精！那麼，你今天夜晚答應我來？

芸香 (羞答答的) 我不知道。(伸出手，捏着一張紙) 您看這個。

朱 (接過來) 摺了又摺，摺得這麼小，裏頭是什麼？

芸香 您等我走了再看。(歸還萬金油) 萬金油，還少爺。

朱 少奶奶不是頭疼，等着你……

芸香 (嬌笑) 我就是多想跟您說話，不也得找個藉口？

(她扭身想跑開。)

朱 (呼喚) 你要是不來，我就取消你跟唐明的親事，不給你嫁姓。

芸香 (回身，在右門口) 那呀，您就別想我來！

(她跑開了。)

朱 (追了她幾步，止住，看那張紙，大喜) 這下子成啦！(讀)「今天夜

晚，九時，我在樹林小木房那邊……」心疼死我啦！心疼死我啦！(向玻璃

門走) 臨了兒我算弄到手啦！(望見唐明走進玻璃門，立即回身向左門走

去。)

唐 (呼喚) 少爺！少爺！

〔朱把紙揉在手心，匆匆走出。〕

唐 (望着他的背影) 少爺什麼事這樣喜匆匆的？……手裏捏的是什麼？……一張紙？……他爲什麼望見我就跑開了？……我聽見他說他弄到手啦……什麼他弄到手啦？……是說東西，是說人？……是說女人？……我倒要追過去看看。

〔但是，不是冤家不對頭，劉媽領頭自左門出來。〕

唐 你呀！

〔他立即回身，由右門跑出。〕

〔劉媽在前帶路，中間是朱清心，本族的管事，後隨何。〕

劉媽 (怨抑) 看呀！他一看見我，停也不停，就跑開了。

何 他跑不開的日子長着哪，你現在樂得讓他跑開。



朱清 那不是唐明？

劉媽 是呀，三老爺。這事全得您三老爺作主，要不然呀，我這輩子就算完啦。

朱清 誰要謀害你不成？

劉媽 謀害我倒也好了。

朱清 誰要奪你的產業不成？

劉媽 我有產業倒也好了。

朱清 誰要——難道真還有人要强姦你不成？

劉媽 (看了何一眼，何看向別的地方) 那也就是我十五六歲不懂事的時候！

朱清 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難道是你男人不要你了？

劉媽 何大夫，你替我講。

何 (向朱清) 這話婦道人不大好出口。我今天替她說話。有人借了錢不還。

朱清 誰借誰的錢？

何 唐明借劉媽的錢。

朱清 還了沒有？

何 沒有。

朱清 那你不問他要？

何 劉媽不要他的錢，要他的人。

朱清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何 他們中間有一張字據，寫好了不還錢就得娶她。

朱清 我頭一回聽見！是誰要這麼寫的？是唐明，還是劉媽？

何 我想是劉媽罷。

朱清 （睜大眼睛看了劉媽半晌，最後哼了一聲，走向大桌）簡直不像話！

劉媽 （嘆了一口氣，向何）我這事怕要吹……

何 管事的臉挺長！

〔唐明重由右門出現。〕

唐 何大夫，你這律師當的不靈。我看你們要輸。

劉媽 你偷聽我們的話來的？

唐 爲什麼不許？沒有爹，沒有媽，我得事事兒自個兒照料。

朱清 （回身，申斥）唐明，你打小兒伺候你們少爺，跟着一塊兒進書房，人以為你有點兒靈性，想不到你就那麼荒唐，跟人家好好兒一個寡婦……

唐 三老爺罵的對。那是我一時糊塗。

朱清 誰聽說寫過你那種字據？

唐 小的也沒有聽說過。

朱清 那你寫？

唐 去年年底，我欠了人家一屁股債，走頭無路，眼看三十那一晚怕要過不



去，急得我在下房直打轉轉……恰好碰見劉媽……

朱清 她要你那麼寫，你就那麼寫了？

唐 小的向來不大把事情看重，覺得先打發眼前要緊，以後總會弄到錢還她的……

朱清 弄到了沒有？

唐 （搖搖頭）錢這個玩意兒是個怪物……你越想牠，牠越不來……我索興不想牠，牠就越發連影子也不照面了。

何 （插話）那你好在中間刻扣我的醫金？

唐 何大夫，天地良心，你拿到手的已經夠多的了。（向朱清）三老爺明白，小的向來揮金如土，寧人負我，我不負人……

劉媽 （唧噥）那你就得娶我！

朱清 你們別吵！族長來了，你們有話慢慢兒回。

〔朱陪着朱問道由左門進來。他扶着朱問道。朱清趨前迎接，替朱扶着他。〕

朱問（大聲）就……就……在這間屋？

朱（大聲）對，老太爺。您上頭坐。

朱清（領朱問入座）您這兒坐。

朱問 好，好。我坐下了。

朱（向朱清）三老爺坐。

朱清 學詩，你也坐。

朱問 問罷，問罷。叫……叫他們站過來些。

朱（向唐明等）老太爺叫你們站過來些。

朱問（向朱）你說什麼？

朱（大聲）叫他們站過來些。

朱問 好。好。

〔一個男僕捧着茶盤，送上四杯茶。朱問一杯，朱清一杯，朱一杯，另外留着一杯算是奉敬何，擺在旁邊几上。〕

〔男女僕人由各門閃出，擁在四面聽審。〕

朱問（端起茶杯，顫顫索索，抿了一口）好……好茶葉！（咀嚼有聲）現在……現在……上海難得吃到……吃到這種好……好茶葉。

朱 這茶葉四千塊錢一兩，沒有幾家茶葉莊可以買到的。

朱問（大聲）什麼？過來說！

朱（站起，走到朱問旁邊，向他的耳朵嚷道）這茶葉沒有幾家茶葉店有，四千塊錢一兩，是特意泡了孝敬老太爺的。

朱問（滿意）我有一個……一個孩子像你這樣孝順我，我……我……就……好……好放心……死了！

〔他哭了，拿袖子揩眼淚。〕



朱 老太爺不必傷心……我們好問他們了。

朱問 哎……哎……你問。

朱 (向朱清) 三老爺，你問。

朱清 你坐下，我們一同問。

〔朱過去坐下。男女僕人的情緒緊張了，僅僅何，聽見茶葉好，過去端起茶杯，細細欣賞。〕

朱問 (恢復，大聲) 誰……誰對，誰……誰不對？

朱 (大聲) 還沒有問！(轉向劉媽) 你是原告，你先說。

劉媽 (惶張，喊何) 何大夫……何大夫……

唐 (笑嘻嘻的) 何大夫茶几那邊喝茶。

何 你們是問我？

劉媽 何大夫，你幫我講呀！

何 (端着茶杯走近，向朱) 少爺，這種茶，喝了滋陰補陽，非同小可……

劉媽 何大夫，你能夠把人急死！人家問我了哪！

何 對不住，我在喝茶。好茶，得細細喝。品茶，品而後知味……

朱 你就先幫劉媽說了好啦。

何 是，我正要說。

朱問 (大聲，向朱) 他是你的什麼人？

朱 (大聲) 不是什麼人，他是醫生。

朱問 (大聲) 府上有誰病啦？

朱 (大聲) 沒有人病。

朱問 (大聲) 你太太？

朱 (大聲) 沒有人病。

朱問 (大聲) 是她病。我就說不見她出來。

唐（向朱清）三老爺，您問罪，這樣蘑菇下去，要天黑了！

朱問（大聲）唐明，你過來講！

唐 我的媽喲！（向前）我過來啦！

朱問 你這……這孩子，見了我……我，怎麼也不叫……叫我一聲？

唐（大聲）老太爺！您老人家好！

朱問（喜笑顏開）好！好！（大聲）你……你也好！他們說……說你要討……

……討媳婦兒啦？

唐（苦笑）有那麼一說。

朱問（大聲）聽不見！聽……聽不見！

唐（大聲）有那麼一說。

朱問（指着他）我把……把你這活猴兒呀！看……看你以後還……還跳蹦蹦

的！（摸出一搭鈔票，一邊數，一邊大聲說）我……我……也有喜……喜份



兒給你！

唐（哭笑不得，大聲）叫老太爺破費！

朱問（數出四張單票）拿……拿好！一張一塊……一塊錢！別丟……丟掉一

張！（向朱，大聲）我……我那時候……候，送……送一吊……一吊錢……

還是多……多的！（珍重把下餘的鈔票收起，向唐）磕個頭……響頭，謝……

……謝你老太爺！

唐（同時，向男女僕人）看我這個運氣！四塊錢！虧他老太爺怎麼一塊一

塊「抗」的！（向朱問，大聲）是啦，老太爺！我這兒給你磕頭。

〔他跪下去，磕了一個頭。〕

朱問（歡歡喜喜）算……算啦！

〔唐站起來。〕

何（向朱）這個案子還問不問啦？

朱問！怎麼能夠不問？（向朱問，大聲）老太爺，問案子！

朱問 我……我……不是一直……一直等着嘍！叫……叫他們說呀！

朱清 （站起，走向朱問，大聲）老太爺，不用問了，我全知道。

朱問 （不高興）你……你知道，你……你說。

朱清 （大聲）劉媽寫了一張借據……

劉媽 不是我寫的，是唐明寫的！

朱清 （大聲）唐明寫了一張借據……

朱問 （打斷）誰……誰叫……叫劉媽？

朱清 （大聲）是學詩家的女用人！

朱問 （大聲）叫……叫她……她過來！

何 我來！劉媽叫我替她說話。

〔他過去站在朱問的另一側。〕

朱問 (大聲) 你……你是誰？你是男的……還是女……女的？

何 (被他問傻了) 我是女……女的？

朱問 (大聲) 你……你就是……是劉媽？

何 (大聲) 不是！

朱問 (大怒) 不是，你……你過來幹什麼？

朱 (站起，過來解釋，大聲) 他替劉媽說話。劉媽害羞……

朱問 (大聲) 我……我明白啦！(向何) 你……你說！

何 (大聲) 唐明借了劉媽兩千塊錢……

朱問 (站起，顫顫索索，走向唐，大聲) 你？兩萬？……兩萬塊錢？(朱清

趕來攙扶他) 你……你拿什麼還……還人家？

唐 (大聲) 我還不出。

朱問 (大聲) 我……我知道你還……還不出！



何（趕過來，大聲）所以，他得娶她！這寫在借據上的！

朱問（大聲，向唐）你……你娶的就是……就是這個劉媽呀？

唐（拼命搖頭）我不要她！

劉媽（急了，遠遠嚷着）那寫在紙上的！

朱問（偏偏聽見，大聲）誰寫……寫在紙上的？

何（指唐，大聲）就是他！唐明！

朱問（向唐，大聲）那……那你也好賴？（向何）借……借據呢？唸……唸

給我聽！

何（早已握在手心，大聲讀）「立借據人唐明現因年關難過向劉媽情商借得

二萬元言明三個月內歸還如不歸還須娶劉媽爲妻表示心願此立中華民國三十

四年」

唐（大聲）不對！

朱問 (大聲) 依……依你？

唐 (大聲) 「如不歸還得娶劉媽爲妻」，不是「須娶劉媽爲妻」。

朱問 (點頭，大聲) 「須」……「得」……這……這兩個字大……大有分別。(向朱清，大聲) 你看清楚。

朱清 (看了又看，讀) 「……如不歸還……須……得……須……得……」(

大聲) 看不清楚！又像「須」，又像「得」……

何 (大聲) 是「須」！

唐 (大聲) 是「得」！

朱 別吵！聽老太爺問！

朱問 (大聲) 這……這借據是……是誰寫的？

唐 (大聲) 是我！

朱問 (大聲) 你寫的是……是「得」，還……還是「須」？

唐 (大聲) 是「得」！「得」！

劉媽 (情急，跑過來，大聲) 騙人！他故意寫壞了騙人！我又不認識字！

朱問 (看着她，大聲) 你……你……你……跑過來做什麼？

朱清 (大聲) 她就是劉媽！

朱問 (端詳了她許久，大衆在情緒緊張之中，然而他笑了) 長……長得挺

好！(步向座位) 美……美人胎子！(坐下，大聲) 唐明！

唐 (同時，向劉媽) 老太爺說你是美人胎子！

劉媽 (大爲得意) 你像老太爺就好了。

唐 我？不敢領教！

朱問 (大聲) 唐明！

唐 (過去，大聲) 老太爺！

朱問 (大聲，一板三眼) 人家那麼……那麼好看的姑娘，你……你有什麼不



……不好答應的？我……當你嫌……嫌人家醜，可人家挺……挺美，你又……又有什麼不……不中意的？（站起，顫威威的，向全體，大聲）聽我講！

唐明娶……娶劉媽！

何（向劉媽）你打贏了！

劉媽 老天爺有眼！

唐（癡笑）近視眼！

朱（站起，走向朱問，大聲）老太爺！辛苦！斷得好！斷得公道！

朱問（得意，向唐）這……這個大媒歸我……我做。（向朱清）你……你拿

紙寫。（向唐）說！你……你的生年日月！

唐（自言自語）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朱問（扶住桌面，敲一下，大聲問一句）你那……那年生的？

唐（大聲）不知道。

朱問 那……那個月份？

唐 (大聲) 不知道。

朱問 那……那個時辰？

唐 (大聲) 不知道。

朱問 (大怒) 全……全不知道！

唐 (牢騷，大聲) 我打小兒沒有爹媽，叫我怎麼知道？

朱 (大聲) 他是先父買來的一個孩子，那時候他也就是五六歲大。

何 (向劉媽) 傢伙！一個檢來的孩子！

唐 (向何) 何大夫，檢來的，沒有那麼方便。是偷去的，是拐去的。(向朱

問，大聲) 老太爺，我的爹媽一定是大富大貴的人家，我讓人拐去的時候，

據說我穿的是一身綢緞。我相信，爹媽就是我這麼一個兒子，我胳膊上頭還

刻着東西，老太爺想想看！

劉媽（急忙）左胳膊上一隻老虎對不對？

唐 活見鬼，你怎麼知道的？

劉媽（大哭大鬧）我的兒呀，你想死你媽了！你可害苦了你媽了！你那時候才四歲，零五個月，那一天過八月節，我給你穿了一身好衣裳，放你一個人到後門口玩兒，過了一兩點鐘我去看你，你就不見了……這些年媽那一天不在想念你！

唐（掙開）你鬆開手！（向何）何大夫，你不好叫她別發瘋？

何（加重）她的確是你生身媽！

唐 你也這麼說？

劉媽 他怎麼會不知道？他就是你生身爹！

何（窘迫）你別亂說好不好？

劉媽（勃然，指着他）我亂說？我把你這沒有良心的！我好好兒到你家做丫



頭，你把我騙到手，說你趕明兒娶我……後來你推三阻四的，孩子也生了，你還是不肯娶我……你嫌我出身低，你欺負我年紀輕，我滿想孩子養大了，替我爭一口氣……可是孩子不滿五歲就去了！……我這些年我這個苦呀！……天曉得我這幾十年是怎麼熬過來的！……我看見男人就躲……可是年紀一年比一年大，眼看四十上的人了，依靠也沒有一個……我不知爲什麼一看見了唐明就喜歡……他那長相我一看就中意……我借錢給他……我要他娶我……我那兒知道他就是我丟掉的兒子！……噢！老天爺！你算可憐我，臨了兒把孩子還了我！……

朱清（向朱問，大聲）母子的天性！

朱問（早就坐在椅中，拭淚）天性！天性！

〔男女僕人紛紛表示感情和意見。〕

唐（扶住劉媽，下淚）媽！您看，我叫您媽了！這些年來，我對人總吹牛，

我的爹媽一定是大富大貴的人家，不過，人扭不過命，您爲我受了這些年苦，您就是出身再貧賤，我也得認您做媽！（跪下）孩子這兒給您磕頭了，三個頭，算是孩子的見面禮！

劉媽 噢！我的小虎兒！（拉他起來）我的好孩子！（差不多摟住他，像拍一個四歲孩子）哦！我的小虎兒乖乖！

朱 （覺得氣悶）太肉麻了！我得透透氣去！

〔他由玻璃門走出。沒有人注意他。〕

朱問 （忽然起立，向四面張望，大聲）那姓何的呢？

朱清 （大聲）老太爺是問何大夫？

朱問 （離開座椅，尋找，大聲）對了，何……何大夫！（何早已縮在人叢後面）這麼一……一眨眼工夫，他就不……不見了！（呼喚）何……何大夫！何大夫！



董貴 這不是！（推何）何大夫，老太爺請！

何 我要到前頭去一趟！

朱問 （奔了過來，朱清趕在一旁攙扶，大聲）我把你……你這姓何的喲！你

……你就不是人！你……你把劉媽給我……我娶回去！你……你要是不呀，你……你就更不是人！

何 （辯護，大聲）可我已經娶過了呀！

劉媽 （遠遠大聲）他老婆死了有三年了！

董貴 （大聲）那年我還送殯來的！

唐 （大聲）我還出了一個份子！

朱問 （大聲，向何）你……你要是不要她呀，我……我摘了你……你行醫的牌子！

劉媽 （趕過來，大聲）老太爺，我如今有了兒子，有了靠，他愛要不要我，



我不攔在心上！

朱問（大聲）不成！他……他得認！

〔芸香由右門跑來，舉着一張支票。〕

芸香（遠遠喊了過來）劉媽！劉媽！這是你的錢！你的兩萬塊錢！（看見唐親嫗地扶着劉媽，楞了一下，回身就走）原來兩相情願了呀！

唐（急忙揪住她）別走！

芸香（打他）鬆手！

唐（不在乎，指劉媽）你看仔細！

芸香 早就看見了！

唐 好不好？

芸香 好！醜八怪！

唐（向大眾）看芸香這個醋勁兒！趕明兒有我受的！

劉媽 芸香，我是唐明的生身媽！

芸香 你，他生身媽！

董貴 老太爺才問出來的！

朱問 （湊近，大聲）這……這又是誰？

劉媽 （大聲）老太爺，她就是我兒子沒有過門的新媳婦兒！

朱問 （仔細端相，大聲）好！好！（向唐明）你這小子那兒……那兒來得這  
個福氣！

芸香 （害羞，低聲，向劉媽）媽，這是少奶奶替唐明還你的兩萬塊錢。

劉媽 這個呀，算我送你做見面禮的！

唐媽，您老人家太好了。

老王 （忽然，由人羣走出，大聲）不成！我不能答應我外甥女嫁給一個私孩子！

劉媽 私孩子！我不是他媽！

老王 他爹呢？

朱問 （忽然，提醒，大聲，尋何）何……何大夫呢？叫他明……明天跟他兒子一道成……成親！（何由左門溜出）別……別叫他跑掉！拿繩子綁住他！別……別叫他走掉！

〔他老人家親自蹣跚地追了下去，朱清扶住，男女僕人有的散開，有的把老王勸走，有的向劉媽道喜。〕

芸香 （向劉媽）我去講給少奶奶聽！

劉媽 我還有話跟你講。好孩子，我們一道兒去。

〔她們親親密密地由右門走出。全廳就餘下唐一個人。〕

唐 （看着她們的背影）好啦！這下子好啦！沒有人能夠拆得開我跟芸香啦！媽是好人，媽有好報；芸香是好人，芸香有好報；我……（話沒有說完，瞥



見小翠在玻璃門邊張望）噫！小翠！我的表妹！你來晚了，人都散了，好戲唱完了。

小翠 我找人。

唐 小壞蛋！你明明知道他不在這兒……

小翠 誰？

唐 你的袁家表少爺呀！

小翠 我找的不是他；我曉得他在什麼地方。我是找我表姐芸香。

唐 找她做什麼？有話，你告訴我。我回頭講給她聽。

小翠 你可一定講！

唐 你幾時看見我拿話不當話來的？我這就去講。

小翠 少爺才剛對我講……

唐 （關切）少爺？

小翠 他說，小翠呀，你告訴你表姐，「今天晚晌九點鐘，樹林那兒，我一定來」……

唐 樹林那兒！他一定來！

小翠 少爺叫我就講給表姐一個人知道……

唐 你放心，我什麼人也不告訴……

小翠 我去了，我看表少爺去了……

〔她飛也似地由玻璃門馳去。〕

唐 樹林那兒！九點鐘！怪不得少爺說他弄到手哪！這就是我的好報！芸香！

你到了兒還是答應他了！做忘八！（苦笑）不敢當！當不起（捏緊拳頭）等着瞧好了！

幕

## 第四幕

一座樹林，在花園盡頭某一角落。樹林正中是一間小木房，平日園丁堆置傢具之所。一條長石凳。

夜空，將近月之十五，清澄，星稀，雖然看不見月亮，月光已然晶瑩四射。只有小翠一個人站在小木房前面。

小翠（抱着一包餅乾）他不在裏頭。他到那兒去啦？人家巴巴給他送餅乾，怕他餓，說好了在這兒等我，他偏又走開了！（望見有人來）他來啦！……（要迎過去，忽然止住）不對！不是他！……一大羣人！怎麼好？……我先藏到木頭房子躲躲！



〔她動身跑進小木房。〕

〔唐帶了好些男女僕人過來，裏頭有何大夫，董貴，老王。唐最先一個人過來。〕

唐 是小翠！（向外）你們全過來！（大家帶着看熱鬧的心情，靜悄悄地散在他的四周）人全齊啦？

何 連我都來了，人會不齊？

唐 這會兒該有幾點鐘？

老王 （望着天空）月亮就要起來了。

董貴 小唐，看你這神氣，像是要出什麼亂子。

唐 （煩燥）不是亂子。我把各位約了來，沒有別的，要各位親眼看一個大笑

話，荒乎其唐的大笑話！

老王 什麼笑話？

唐 我要各位看看我們少爺有多大方，有多仁德；我要各位看看我的新娘子有多貞節，有多賢惠。（苦笑）少爺一番好心，要把芸香賞給我做老婆，爲了什麼？爲了他更好跟她要好……於是少爺就看中了我，覺得我背殼子硬實，可是頭皮子薄，要給我一頂綠帽子戴！……他還怕我明天成了親，芸香受了我米湯，所以他先走一步，約她今天晚晌在這兒幽會！……我不說了……

老王 我不信！你不好糟蹋我外甥女兒！

唐 糟蹋！眼見爲真，我不說一句話，你回頭躲在樹後頭，你自個兒張着眼睛看好了。

老王 要是你冤枉我外甥女兒呀……

唐 我要是冤枉她呀，我頭一個對她賠不是。

何 人家是濶人，你也就算了……

唐 濶人？濶人就好拿人不當人？少爺的錢，少爺的田，少爺的房子地，少爺



的舖子買賣，可有一個是他創出來的？他的本事是他有一個濶爸爸，臨死的時候，給他在銀行留下一大筆財產；這就是他的本事？此外他還有什麼本事？吃西餐，喝洋酒，進跳舞場，捧女戲子，賭回力球，看跑狗。他還有什麼本事？開公司，吃碗投機的飯！他爸爸給他起了一個名子叫學詩，誰幾時看見他寫過一首詩？他連一個小歌兒都不會唱！他有什麼本事討女人歡心？爲他臉子白，長得漂亮？可是，你們看看我，我的臉子有什麼不如他？講心眼兒，他那點兒有我靈活？對了！我有一樣不如他：我沒有錢！我沒有一個濶爸爸！我打小兒叫人拐了去做底下人！我知道，人比人，氣死人；可是人欺人，也得有個分寸。（拱手）我沒有意思連累各位。我約各位來，也就是要各位在旁邊看；看，這個，各位，總可以了罷？

董貴 看是可以的。

唐 這就值得兄弟感激。各位散開好了。沒有人喊叫各位，各位不必出來。



老王 就是這樣。

何 (同時) 你可別給我惹亂子。

唐 兩位老人家放心。我姓唐的從來不做對不起人的事。

〔大家散回遠處，消失了，留下唐一個人，坐在石凳上面。〕

唐 我頭一回這樣跟人動氣。爲什麼？爲了一個賤丫頭！有什麼好？把我哄得團團轉！我把她當做佛菩薩供在上頭，她拿我當做屎蜣螂踢過來踢過去。這就是女人！這就是你一心巴結她的好處！可是爲什麼不？人家有的是金鋼鑽兒，有的是金子銀子，有的是玻璃襪子高跟鞋，爲什麼不？可是爲什麼又要嫁給我？(苦笑) 爲什麼？因爲我長着一個忘八腦袋磕呀！——人家做新郎做得那麼快活，輪到我，就這麼掃興！……難道我爲人不好，有什麼比別人特別的地方？——脚步響！他們來了！

〔他溜到小木房後面。〕

〔芸香穿着朱楊的衣服，朱楊穿着芸香的衣服，一人手裏一把扇子，大多時間用來遮臉，和劉媽一同進來。〕

芸香（低聲）你們瞧！那是唐明！

劉媽 你也告訴他的？

芸香 他一定是從少爺那方面聽到什麼動靜。隨他去！一個找我，一個聽我們，顯得更好玩兒了。

劉媽 我藏到那裏頭，誰說話我全聽得見。

〔她走進小木房。〕

芸香（高聲）少奶奶直打抖擻！是怕冷嗎？

朱楊（高聲）夜深了，我先回去了。

芸香（高聲）少奶奶不用我，我想一個人在林子裏面轉轉。

朱楊（高聲）你要轉出病來的。



芸香（高聲）我身子股兒結實着哪！

〔芸香溜到小木房另一側，貼住牆正好和唐分開。〕

〔遠遠來了袁的歌聲。他跳着，唱着，走了過來。〕

朱楊（低聲）糟啦！是他！

袁（站住）有人！是……是一個女的！不是小翠！（細看）是……是芸香！

朱楊（低聲）學詩要是來了，可就壞事了！

〔朱在另一方向的遠處出現。〕

袁（走近）一點兒不錯！是芸香！（向朱楊）你幹嘛一個人在這個地方？你

跟誰在這兒有什麼約？是不是唐明？唐明沒有來，你一個人在這兒急得打轉

轉？幹嘛不說話？對啦！你是跟我表哥有約會，我今天早晌在沙發後頭聽見

他這麼約你來的！（興奮）好啊！看我不告訴唐明的！（一直兜着她轉，她

盡量把臉避開）你要我不告訴呀，一個辦法：讓我香香你！



朱楊 (跑開) 你……

袁 對啦！我！我有什麼不敢的！就算我是我表哥，有什麼不可以？反正唐明

做忘八……

〔他要抱她，她往旁邊一溜，他正好撲在朱身上。〕

朱 (怒) 我一聽，就知道是你這小雜種！

袁 是表哥！

〔他逃進小木房去了。〕

唐 (走近) 我……

朱 (以爲他是袁，打了他一巴掌) 看我打不爛你的！

唐 噢！

〔他逃開了。〕

芸香 (忍不住放聲大笑) 笑死我了！

朱（追尋朱楊）你笑我打他，是不是？我這個表弟，簡直不成材！我就別想做點兒事，他總攪和在裏頭！（走近）別走！芸香！是我！是你少爺！（朱楊站住）你先來啦？你等得久不久？幹麼不說話？生我的氣？我來晚了一步，也就是一步，可是我來不了，外頭有事，我趕不回來……你不知道我這一向多想跟你好！拿你跟少奶奶比，你活潑多了，好玩兒多了。你那位大姐呀，死板板的，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長得挺好，人也挺好，就是老是那麼一股子勁兒，跟她在一起，別想有個新花樣兒！我知道她愛我，可是光愛有什麼用？她得有本事吸得住人！這跟吃菜一樣，老吃一樣菜，吃吃就吃膩了，就敗胃口了，就不要吃了。（握住她的手）你就不同了。你一來就拿話逗人。把人逗得心癢癢的！我家裏有了你呀，我外頭什麼女人也不會要了。看你的手多嫩！多細！多白！少奶奶的手比你粗多了！你的胳膊也美多了！跟我到那邊去！我知道，你在這兒害羞，不肯說話……（他正要曳她，



聽見脚步)誰?

唐 (向前)氣死我了!

朱 (低聲,向朱楊)是唐明!(逃向樹林)你也來!

〔他進了樹林,但是朱楊進了小木房。〕

唐 (追了朱兩步,止住,回來看朱楊,已經不見了)她去了什麼地方?不會

是跑進小木頭房子?這下子好了!我捉你一個實落!

〔他正走要向小木房,芸香由旁邊走出,故意把脚步放重。〕

芸香 (模倣朱楊的聲調)誰在那邊走?

唐 (生着氣)誰在那邊走?除了我這個倒楣蛋兒,還會有誰?

芸香 (朱楊的聲調)噢!是唐明!

唐 (打量)是少奶奶!(急抖)您怎麼會到這兒來?您來找少爺?

芸香 (朱楊的聲調)我?



唐 難道你也是找芸香來的？她跟少爺約好了，在林子這兒相會。他們想瞞着我！（笑）我全看見了！（兇狠）他們一定藏在這木頭房子裏頭！我來喊人，捉住這一對姦夫淫婦，給她出氣！

芸香 （忘記模倣朱楊的聲調）你罵誰？

唐 （向自己）「招該麼」！是芸香！

芸香 （急忙改回朱楊的聲調）你說？

唐 （故意）我說，少爺既然敢跟您的丫頭來往，您有什麼不好同您的聽差來往？一報還一報，又有什麼不好？（跪在她旁邊，模倣電影式的作愛）噢！

少奶奶！好少奶奶！我愛你！我這顆心是你的！看呀！月那麼圓！，夜那麼靜，花那麼香，這兒只有你跟我……把你的手給我！給我香！給我聞聞！

芸香 （恢復本來的聲調，給了他一巴掌）這不是！

唐 噫！你打人！

芸香（又是一下）打你！看我打不死你！

唐 打得好！

芸香（說一句，打一下）打得好？看你還疑心不疑心我？看你還胡鬧不胡鬧？月那麼圓！夜那麼深！花那麼香！只有你跟我！

唐（躍起，歡然）打得好！打得好！打給天下的糊塗男人看！我快活死了！我要成仙了！我要活不成了！

芸香 你倒想活！你居然敢轉少奶奶的念頭！你……

唐 芸香，我老早就聽出你的聲音了！

芸香（笑了）你聽出來是我？我把你這鬼靈精！

唐 你倒說，跟少爺在一起的是誰？

芸香 他太太。

唐 少奶奶？



芸香 少奶奶。

唐 可笑死我了！我的好少爺，你勾引了半天，弄到手的原來是你自個兒的太

太！

朱 （又在樹林邊沿出現）我怎麼也尋不見她，她跑那兒去了？

芸香 （低聲，向唐）少爺來啦！

〔兩個人閃在最前側。〕

朱 （推開小木房的門）芸香，你在裏面嗎？

唐 （低聲）他找她找得苦死了！

芸香 （低聲）他就沒認出她。

唐 （擁住芸香）我們氣氣他看。（高聲）你好不好……？

朱 （回身）有人！……一個人攔住我太太！……啊！我帶槍就好了！

唐 （改變聲調）太太，你心裏頭沒有第二個人，我也是一樣。



朱 (記起) 一定就是白天跳窗戶的那個人！

唐 (繼續) 誰妄想把我們拆散，簡直是做夢！

朱 (妬火中焚) 渾賬！渾賬！渾賬之至！

唐 (低聲) 他發脾氣了。(高聲，走向小木房) 太太，時候兒不多了，我跳過一回窗戶，你別讓我再跳第二回窗戶。

朱 這下子全明白了！

芸香 (在小木房旁邊，吻唐) 好孩子，讓我香香你！

朱 (大呼) 看我饒得了你們的！

〔芸香逃入小木房。〕

唐 (胳膊被朱捉住，惶恐萬分) 是少爺！

朱 (認出是他) 啊！是你！該死的東西！(呼喚) 有人嗎？來人呀！

〔常遠遠跑了來。〕

常 少爺，我可找到了你！

朱 好！常五。就你一個人？

常 我才打江灣回來，晚飯還沒有用。

朱 你過來。喊好了。

常 （大聲，向他的耳朵）學校沒有表少爺，也沒有辦事員，放假，我把支票帶回來了。

朱 （推開他）你要死了！

常 是少爺叫我喊的。

朱 （始終不放唐）我叫你喊人。——噫！有人嗎？聽見我喊的，全來呀！

常 就是我跟小唐，這兒還會有誰？

〔話就未完，來了一大羣男女僕人。何，老王，董貴，手裏全拿着一個大手電筒。〕

何 (向唐) 我們聽見人喊……

朱 (指着小木房) 常五，你給我把着那個門。

[常過去了。]

老王 (向唐，低聲) 你看見他跟我的外甥女兒在一起嗎？

朱 (向衆人，指唐) 你們大家給我圍住他，跑掉了，我問你們要。

何 (低聲，向唐) 我叫你小心……

老王 (笑) 原來是小唐……

朱 都少廢話！(向唐，冷冰冰的) 渾賬東西，好好兒回我的話！

唐 (冷冰冰的) 誰敢不聽您的吩咐？您是主子，您什麼也管，就是不管自己。

朱 你是說你自己。

唐 也可以這麼說。



朱 看這狗模樣！氣死我了！那付自在樣子！

唐 我又沒有犯罪，我有什麼好生氣的？

朱 簡直渾賬！（強制）你倒說說看，跑進這個木頭房子的那位太太是誰？

唐 左不過是一個年輕人。

朱 （向衆人）你們全聽見啦？

董貴 聽見啦。

朱 （向唐）你知道這個年輕人，她有沒有別的約會？

唐 我知道平常有一位濶人想跟她好，不過，我不清楚是什麼緣故，她就喜歡

我……

朱 就喜歡你？（強制）你說實話就好。（向衆人）他說的倒是實話，我親自

聽見那個小賤人講的。

老王 （一驚）小賤人！

朱 我也顧不得丟人了。我捉出來給你們大家看。

〔他跑進小木房。〕

董貴 小唐，你要吃大苦頭！

何 難道是你勾引少奶奶？

唐 (笑) 我沒有那福氣！

老王 難道是芸香？

唐 (笑) 少爺也沒有那福氣！

朱 (一邊講話，一邊從裏面出來，揪着一個看不清的什麼人) 你逃不掉！太太，這下子你完了！(看也不看就出來) 我的名聲全讓你掃光了！

唐 (呼喚) 袁家表少爺！

朱 述文？我表弟？

衆人 (全笑了) 哈哈……

朱 (大怒) 總是他攪和在裏頭! (向袁) 你在裏頭幹嗎?

袁 (畏懼) 我藏在裏頭……

常 白跑了我一下午! 晚飯還沒有用!

朱 (向老王) 老王, 你到裏頭去, 把那渾賬女人給我帶出來。

老王 您說的是少奶奶?

朱 少她媽的奶奶!

老王 少爺別罵錯了人……

朱 你給我去不去?

老王 我這不是去了嗎?

〔老王走進小木房。〕

朱 (向衆人) 你們看好了, 表少爺不是一個人, 在裏頭。

袁 (畏懼) 她來是給我送餅乾喫……



老王（揪着一個人，起先看不清是誰）少奶奶，您就出來好了，既然事已至此，您死賴在裏頭也不是事……

唐（呼喚）是小翠！

衆人（全笑了）哈哈……

朱 老王的女兒！

老王（回身，驚呼）噫！你這個小沒有臊的東西呀！今天晚晌的亂子要是你惹的，我不打你一個半死才怪！

朱（大怒）難道她是狐仙，會變……

〔他要進去。〕

何（攔阻）少爺，你動了氣，看不清楚。我做醫生的，冷靜多了。

〔他走進小木房。〕

董貴 這事情怎麼來的，越攪越糊塗了。

何（一邊說話，一邊出來）別怕，少奶奶，有我，少爺不會怎麼樣你的。（回身，驚呼）是劉媽！

衆人（全笑了）哈哈……

唐（笑着）怎麼的啦？媽也在裏頭？

董貴 一團糟！

朱（大怒）我偏要看到底！少奶奶……

〔芸香拿扇子遮住臉，走了出來。〕

朱 啊！她出來了！（一把抓住，向衆人）你們說，該怎麼處治這小賤人？……

〔芸香跪下，低着頭。〕

朱 不成！不成！

〔唐在另一旁跪下。〕

朱（更高聲）不成！不成！

〔劉媽在前面跪下。〕

朱 (更高聲) 不成！不成！

〔全跪下了。〕

朱 (狂怒) 跪一千個人也不成！

朱楊 朱楊靜靜地走出。(跪下，仰着頭) 你這麼說，我也跪給你看。

朱 (看看朱楊，看看芸香) 啊！我是不是眼花啦？難道我才剛看錯了人？

常 (笑了) 這回才是少奶奶。

朱 我弄錯了。糟透了。(想扶起朱楊) 是你，芝蘭？(低聲下氣) 好太太，

你得大量才是。

朱楊 (笑着) 方才你說「不成，不成」一點兒也不顧慮到我，可是我呀，感謝你方才那番教訓，我什麼也不挑剔。

〔她站起。〕



芸香 (站起) 我也什麼全不挑剔。

劉媽 (站起) 我也什麼全不挑剔。

唐 (站起) 我也學着她們說，全不挑剔。

朱 學着！你們簡直把我當成一個小孩子耍。

〔衆人全都站起。〕

朱楊 學詩，你不好怪別人。

朱 我那兒敢？要怪也就是怪我自己。這個教訓我算受着了。(向芸香) 你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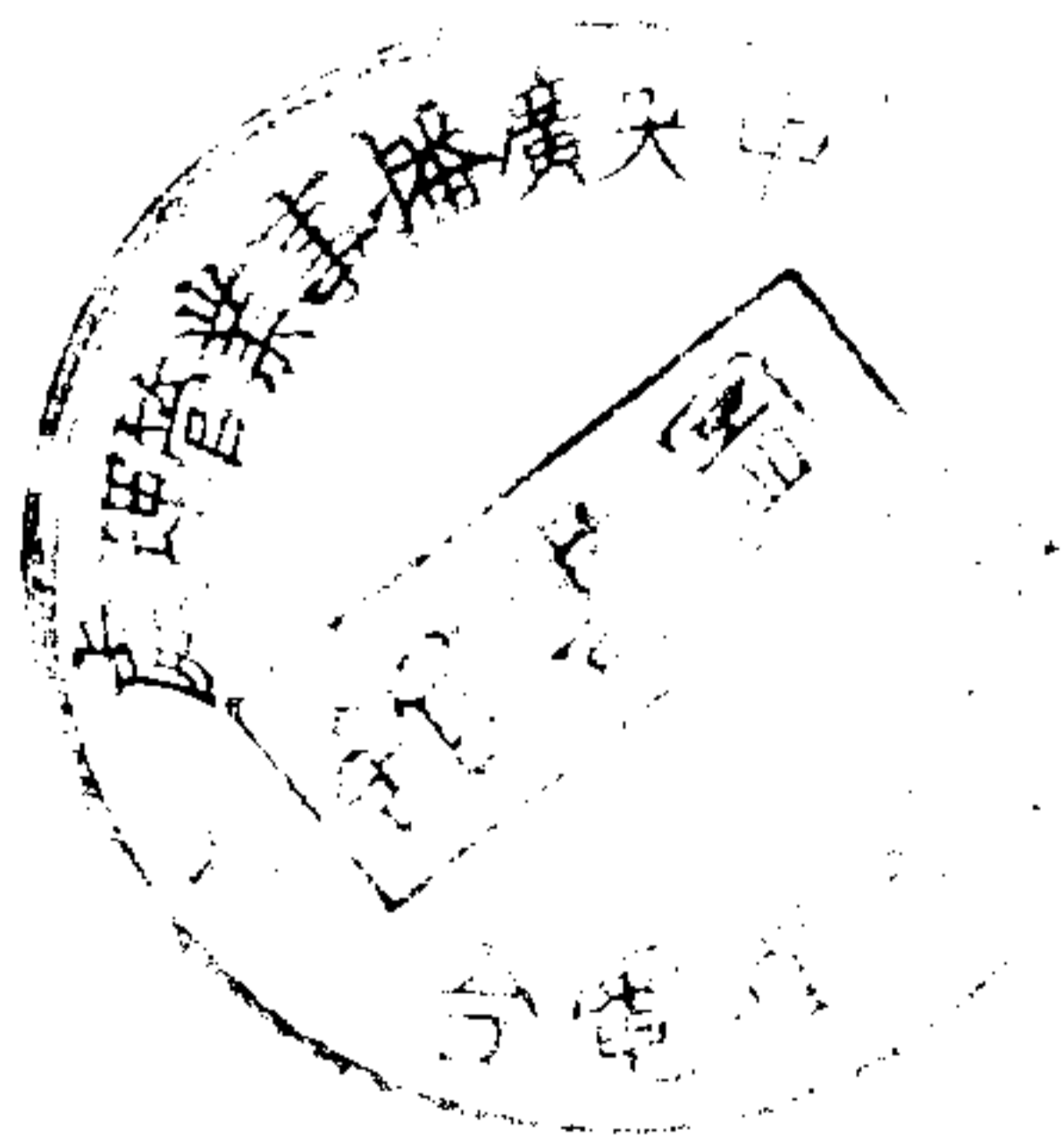
張紙條子……？

芸香 是少奶奶說給我寫的。

朱 (笑) 是我不好。不過，我也不太吃虧，我才剛總算打了表弟一個耳刮子

……

袁 表哥打的不是我……



唐（滑稽式的羞怒）是我！倒楣事總歸我們底下人受！

朱 打的是你？（大笑）哈哈……

衆人（全笑了）哈哈……

唐 笑好了，我不在乎！（大聲，向觀衆）苦呀苦在臉上頭，可是甜呀甜在心裏頭。明天我就是新郎官了！從前我窮，人都看不起我；我一使聰明，人都討厭我。從明天起，我有了爹，有了媽，有了錢，又有了老婆，你們想必另眼看待我。

幕。（全完）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二

好事近  
李健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發行所  
劉同縝

發行所  
懷正文化社  
上海江蘇路九十九號A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每冊實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 懷正文藝叢書

鐵花 (長篇小說)

熊佛西

好事近 (戲劇)

李健吾

惡之華掇英 (詩集)

波特萊爾著  
戴望舒譯

風箏 (短篇小說集)

許欽文

西洋文學近貌 (論文)

趙景深

待旦錄 (散文)

施蛰存

浮生六記 (戲劇)

費穆

望八里家 (短篇小說集)

豐村

中華民國玖叁年壹月廿捌日 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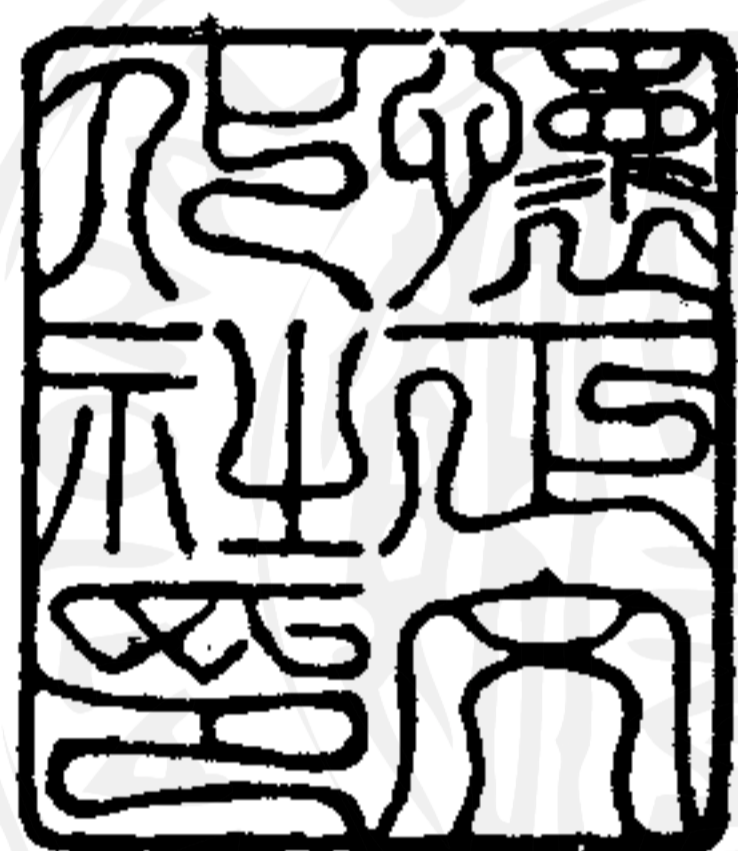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002572986



12.11.71

